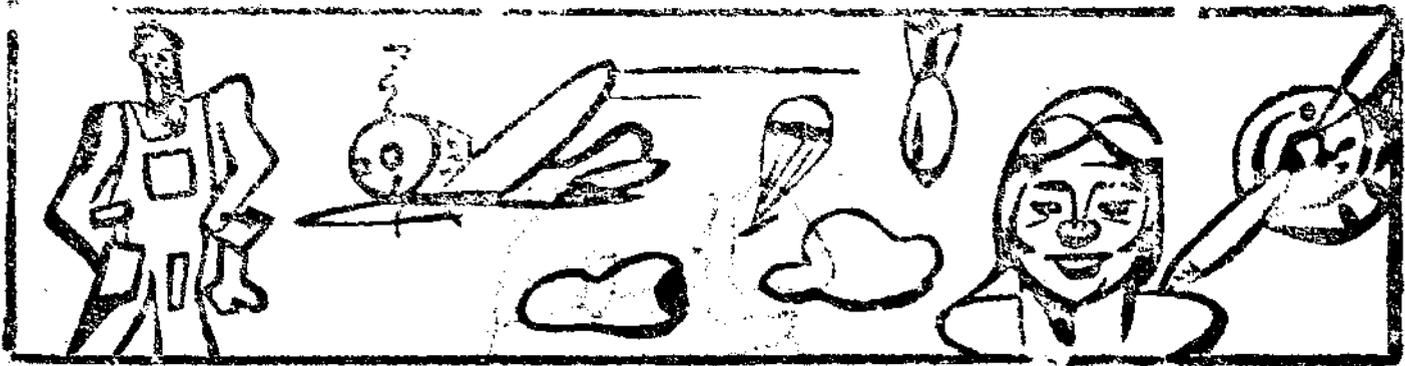


52

南京圖書館藏



目次

人物畫像	民威 九七
趙馮克和	叔霞 九九
懷克和	遠塵 一〇二
記吳積平	張曼鐸 一〇四
一個空中女英雄(蘇·T·喬可夫)	
在敵後	
青白徽的鐵翼下	白飛星 一〇六
墜落	若桐 一〇四
永恆的哀樂	遠塵 一〇八
生與死	周忠楷 一一一
告	鵬儀宜 一一七
天地同悲	
從入伍到結業	
丘八的一天	P K T 一一一
成功的愉快	葉秋 一一八
專題研究	
「碧蘭」式模型飛機	卜文譯 一二三
有礙飛行的幾種疾患	高乘風 一二四
數文集	
雲戀	焰戈 一二二
重上領空	儲相若 一二二
中國民航事業之過去與現在(航空史話之八)	楚風 一二六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第九封)	歌天 一二七
簡曆日記	貝嬰 一二八
封面畫	王樹剛
校完小記·小知識	

中國的空軍

第二卷第四期

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成都二十四號信箱

社長：簡 簡

副社長：諸 祖 懿

主編人：陶 維

發行者：鐵風出版社

成都廟堂街一百號

印刷者：航空委員會印刷所

每月十五出版

每冊一元三角

(外埠附加郵費)

訂	冊數	半年六册	全年十二册
閱	價目	七元八角	十五元正
辦	國內郵費	二角四分	四角八分
法	國外郵費	照章	辦理

馮克和

民威

成都平原上固然年年不滅牠的特有的豐風秀麗。到了春天，田原上一片黃一片綠的塗着絢爛的色彩，但這其間，類似武侯祠蒼林所含蓄的蕭瑟事蹟，彷彿望江樓畔薛濤泝水的蜜中呈露故事，在不斷的以衛國為中心的演出。

馮克和，這個中州青年，雖然殉職在西北風沙里。但想到他，成都平原斑斕的背景就不能由其移開去。

他曾說過自己入空軍以前的一些生活史，如像，他出生於河南的讀書人的家庭中，在開封完畢中學生活，由於自己的氣質以及家人的許可，社會上一般的風氣，他投效空軍×期為飛行學生，後來又轉入航校轟炸班受轟炸員訓練，畢業後派到隊上工作。

很詳細的追述他的成長各階段這不是一個與他不太熟悉的人所能辦到的。我只能就民國二十八年冬季起，所知於這個青年空軍軍人的情況粗枝大葉描繪筆。

中州的人物被中國研究士氣的人認為是天生的軍人泉源。招兵的人常說河南的兵最好帶。因為他們豪爽，心肝是透明的。不保留個人的利害。一股血沖上來，不是幹倒敵人就是自己流出一腔熱血。

一軍人，正需要如此稟賦的人。
馮克和雖不是一個河南小兵，但他的豪爽勇敢與不保留不考慮私人的利害，安危，正是以代表河南的人與河南的兵！

他在每次出征名單中若是落選，心里的不快馬上露

到臉上，一種受辱與難堪的苦痛縐紋明顯的畫在他的大嘴巴角與眼角下，腦子裡所能想到的詞彙也就很快用聲音吐露出來。

學習過用水炸彈向投彈場目標投擲的人，平常不離拿一支尺在地圖上畫線打格子，做標記的人，眼中日日讀着前方什麼地方大戰又起的新聞的人，是如何渴望炸彈由自己的手準確的投在敵人的腦袋上呵！

第×大隊的黃金時代的初期，克和就被點為出征者，他老是與李屠雍，生鎖國共乘一機。

那掩蔽在川西竹林中的×大隊營房，他住在後排的中間一個房里。出征時就把房里的一些被掛一件一件對身上加，一件黃色皮背心，像翱翔鐵馬甲似的，一付高空飛行袍，他總是穿藍色的一種，一付狗皮長靴，一頂帽，橫跨一支手槍在腰際，他本來高大雄昂，一裝佩，更是威風凜凜。所有的一組一組出征者都如此打扮，由一輛大方盒子似的運輸車送到機場去。

七十二號巨型機是它的坐下寶馬，李昌雍駕着，一次一次，馮克和在此機突出的前座透明閣樓里端坐着，飛赴敵陣。

他炸過岳陽敵人車站，岳陽樓畔洞庭湖上的敵艦，他炸過信陽敵機場敵路。

那時節也正是一年中最好的一段時光，四月到七月，他在每次出征里所感到的滿足與愉快總表現在進城，遊樂里，他的遊樂是上一個北方以珠的館子，喝兩杯白乾，吃

幾盤炒里脊，木炭肉，溜黃菜，咬一些饅頭花捲火燒，喝兩碗綠豆稀飯，小米稀飯。

走馬街那時是很窄的，一家名叫「老鄉親」的。館樓上常有他與朱鎮國等幾個人在這時候他們已不是龐大團體的北極探險者而是青色府綢襯衫的整潔時裝者？他高聲叫着，使得很痛快很滿足，隨後面上微帶酒氣去電影院看一場好片子。

到晚上，西川郵政總局的大廈旁，預停的大方盒子或是露敵的大汽車上的乘客里，總有他在，他是要在假期中遊樂一下這個為金錢女人物所腐蝕了的成都城，分享一點尚不失戰前本色的小館子與電影院，文化街兩旁的書店里的樂趣。到晚上他並無家眷在城，所以總是回到教堂似的營舍整飾的規律中來。

穿過一些市街，汽車向郊外走，閃着白與彩色電燈的城，被拋在腦後，這個青年人愉快的回歸老家。

一天或半天的城中經歷，他滔滔的說給一些不曾外出的人聽。

比較上在他的戰功里居首位的是二次單機出征，一次是到太原，一次是去北平。這二次遠征路程超過當年遠征日本的陸軍，得力於李昌維的駕駛平穩熟練者固多，而馮克和的事先計劃航線，以及領航得法，功亦不可磨滅，在中途，李昌維曾分了一段時間讓克和操縱飛行。「他飛得不錯，很平穩」事後昌維如此告訴我。昌維不僅在這二次遠征中得力於克和者不少，在累次出征時，他們三個（連朱鎮國）總是三位一體，李宋是四川人，克和是河南人，人家如此相呼：「他們嗎，兇啦，二個辣椒夾一根大蒜」。三個人除了朱鎮國矮小如小孩一般之外，李馮二人都是魁偉大漢，確是一團烈火般的，剛毅的執行着命令。

現在退而說些戰功以外的活能。這個年青人的一段生活史是不曾離開家庭，（讀書人家，講義而不重利，）學校（團體生活的所在，也是講義而不利，）軍隊（更是只

有義而無利的組織）即使他也接觸社會，但是，社會上黑暗面他並不知道得太多，即使與好利的社會一般人士來往，他只有「他們做工做活，做事應該得錢過活」一種觀念，所以，他是一心一意生活在為公共，為大家的集體要求之下，思想與行動一致的，行動上每一個節奏都表露他心目中的潔白的公共觀念。第×大隊辦消費合作社，他覺得以批發價格買進商品，折算為低於市價的零售價格，把隊上每日必需消耗的香煙，花生米，柑桔，牛肉乾，糖菓，點心，一批一批買來轉售，為公共利益，這是對的這是必辦的，所以，他很熱心的去採買，去跑一些糖菓店，餅干店，食品公司，以及香煙店，他辦得很好，常常在回歸的汽車到隊部還有一段路的停地，跟勤務兵一道把一籃一籃柑桔，一包一包香煙，一箱一箱的食品，抬着攬着穿過田野小道送回隊部，當人家已經回歸各自營舍時，他還在合作社的大房間里的油燈下清貨呢。

這一個人如今不在了，可是與他共處過的人們都還憶念着他。他在部隊的一段時光里，是以全部意志在充實自己的身體與精神，又以自己健旺的身體精神履行部隊的作戰要求，他會分過心去戀愛過，但終於發覺在悠長的戰爭時代軍人既許身為國，便不容分心到女人上去，所以他中止了追求。若果允許他多活些年月，這個人可以有更多精彩的戰績建樹出來呢。

如今在空軍我們的陣線後面，許多黃髮黑髮的新人在受航空兵科的各项專門訓練。戰場擴大到大陸以外的海洋，許多人類不走的與不飛的天空如今都有人在蠕動飄流，如果克和在，我想他一定大為歡樂的欣感着有如此光明與痛快的時代。

可惜，他如一般老人似的，在完成了戰鬥的新陳代謝之後長眠黃河岸邊，歷史雖不一定寫着他的名字，但由他這種「型」所鑄成的以至世喝采的中國軍人印象，功績，永遠要鑲在史的鐵卷上的。

憶克和

叔霞

陰慘慘的天空，飄着稀疏的雪花，陰冷的空氣，緊壓着我的週身，偏巧今天是春節，又遇上了星期，別人都回家去過年，我雖然沒有家，但在城裏租有一間房子，也得回來看看。這房子我租用已經一年多了，就在這房子裏，我收到了不少噩耗，忠誠英勇的知友克和——你、尚恭、和長富底殉職，慈母底長逝，都在這兒得到消息的！我恨牠，牠沒有給我一點歡愉和安息；有的只是悲慘和窮愁，我決心離開牠！但牠又像是個不長進的兒子，雖然恨不得把他逐出門去，但仍有些留戀，所以到今天還悶坐在這兒。街上兒童的喧嘩和鞭炮的轟聲，不時來侵襲我的耳鼓，這使我心頭煩躁，但當噪聲沈寂時，又教我感到寂寞。一個人在寂寞之中，最易勾引起往事的回憶。克和，記得去年春節，也是個陰天，可沒有下雪，這院子也比較熱鬧，有達夫和老朱一家，不像現在祇有我一個人。那時你在醫務所養病剛好些，我才起床，便接到你的電話說要到這兒來玩，九點多你果然拄着一根手杖來了。見面時，你嘻開一張大嘴學着俗套拱手連說「恭喜」，你這笑容，話音，和動作裏充滿着熱情、歡愉、還帶幾分談諧，富於生命力的年青人才有這種表現。我自然也得照樣回說「恭喜」，然而「喜」在那里呢？現在我還能向誰再說「恭喜」呢？

我和你認識，是在二十七年的深秋，我們都住在××，你從同駐一地的另一個部隊調來，報到那天，你的大嘴巴和闊肩膀，就給我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從你安詳謙和

而又豪爽的態度上看來，我敢斷定你是智勇兼備而有素養的軍人，決不是一個粗魯傲慢的武夫。似乎你也並不像旁人似的忽視一個在軍隊裏工作的文人。我們之間沒有絲毫隔閡，精神於初見時便溝通了。後來知道你是河南人，但你沒有河南的「冷」氣，只有中州的英毅。你家中慈母長兄，幼時被他們教得很嚴，這於你的為人和做事都有很深的影響，我們談起時，你自己也承認。你待人始終是和藹的，我從沒見過你和旁人衝突，連士兵公役都不會大聲呵責，人們在你的大嘴巴邊，常常可以找到溫暖的笑痕，因之，我就喚你做「大嘴巴」。這在我不算一種辱罵，却是不可止遏的情熱的流露；而你也並不反對，每當我或旁人叫你這綽號時，你總笑容可掬地馬上答應一聲「有」，有時還加做一個標準的立正姿勢。可是你做事並不隨便，却是最認真最負責的，沒有那一位駕駛員不歡喜你領航；也沒有那一位工作人員不願同乘你所坐的飛機；各線的地形在你眼裏如指掌；各種必須的學術你都異常熟練；雖然在戎馬倥傯中，你不會把主管派記的陣中日記間斷過一天；在小組會議中，爲了探討問題，你常和我劇烈地爭辯，但你並不固執着成見。這些事實，永遠在我的記憶裏閃耀，也該在認識你的人們底心目中發光吧！

我沒有忘記，當我們部隊加入受訓時，你表示非常焦躁，常對人說：「人家的刀子已綑在我們的頸子上，我們還在地下磨着腰磨刀麼？倒不如痛快地幹一下，比個你死

我活！「但經主管把訓練重於作戰」的理論闡述後，你就不發牢騷，而去埋頭於「磨刀」的工作了。等到訓練期滿，奉派任務時，你和你一期的同學因為在隊資歷較淺，頭幾次出發沒有分派到工作；你又焦急起來，暗地裏對我說：「不信你們是笨蛋，不配作戰的！這樣乾等，我受不了。」是的，你需要工作，你渴望着在戰鬥中增長你的經驗，磨練你的智勇，你想用你自己的手拉下炸彈毀滅殘暴的敵人！我雖然是個門外漢，不能深知你們究竟如何，但就平時的多方觀察，相信至少你是可以勝任的。於是慢慢地探試主管的意向，賢明的主管，沒有辜負你的期望，不多幾天，命令便下到你們的手裏。當你向副官領到保險金袋的時候，你歡喜得跳躍起來，你的大嘴巴張得更開。你們徹夜準備，東方才一發白，隆隆的機聲，便把我從睡夢中喚醒過來，我歡喜你們勝利凱旋。還沒有到你們該回來的時候，我就側着耳朵試聽有無機聲，我是如何急盼着你們的「立功」呵！太陽漸漸被暮靄吞沒，我正焦慮着你們，在廣場上抬頭凝望，這一羣神鷹似乎深識人意，冉冉地穿雲而來，一架都沒有缺少，這才把我一顆懸着的心放下。你們從機場坐卡車回來，下了車，各人攜帶自己的東西，還穿着機腹的高空飛行服裝，好像一隊北極探險家似地緩緩地進入營房。你們該已疲倦了，在飛機上工作了一整天；但當我迎着你的時候，你就熱烈地緊握着我的手連呼「好玩」，也顧不着去脫衣休息，儘管手舞足蹈地說述出征的經過，那重重包紮的高空飛行衣把你蒸得滿頭大汗。你說你們在敵人高射砲的火球林中穿飛，好像什麼節日在氣球的羣中舞躍似的，沒有一點驚恐。又說炸彈掉下去之後，回看底下煙塵冲天，比盛夏吃冰還痛快。從此之

後，你就成爲我們部隊中一位英勇的戰鬥員，你會飛翔於漢皋的上空，叫淪陷同胞拍手歡呼；你會訪問浩渺的洞庭，炸彈激起湖水的怒吼，掩沒了敵人的吳艦；你會光顧愛戀的故鄉，痛懲橫蠻的敵人，爲父老們出口怨氣；你也會掠過汾水黃河，把光明的理智——傳單贈送給數年不見天日的北平同胞。但你沒有滿足，你祈求更大的戰果，更刻苦地磨礪自己，計算尺吋地圖沒有離開過你的手，我深深地佩服你的苦幹精神。

可是，你決不是一個頭腦單純的人，你的趣味是多方面的，除了研究本位的學術外，你歡喜社會科學，又愛好文學，在你的桌子上，抽屜裏，滿堆着各種書籍。你每天寫日記，也會學着寫小說和戲劇，這些作品，都因你太虛心，沒有拿出來發表，只留着自己把玩，現在不知落在誰的手裏了。那次你遠征北平回來，我已離開部隊，你跑來找我，告訴我這次遠征北平的情形，我從憑你把牠寫出來發表，你爽快地答應了。幾天之後，你親自把稿子送來，還誠懇地要我修改，我的筆是這樣笨拙，敢在佛面上寫幾麼？便原封轉送給「中國的空軍」編輯，編輯讀了你這篇題名叫「翱翔在北平上空」的文章之後，認爲是有數的作品，馬上編入卽期刊物，並託我把你介紹給他，後來你們見面時，他對你是怎樣推崇，你該記得吧？可惜因爲旁的緣故，這篇記載只留一個標題在第三十八期的「中國的空軍」裏，使許多讀者到如今還有憾意。如果事實允許，我們還想把牠找出來發表呢。

你會這樣說過：「祇有工作和愛情可以充實生活。」工作不用說你沒有放鬆一點，就是愛情的追求，你比誰都勇敢熱烈。記得兩年前爲了伊人的眷念，你會特別到重慶

去敘會，回頭來你抱着滿腔熱忱，替她盤算升學，又因為她有個密友，不能和她分離太遠，你又為其奔走尋謀職業。學校我替你接洽好了，職業也得友人的援助不成問題，可是她們不知什麼緣故，竟至珊珊來遲，你每天忙着寫信打電報，急得如熱鍋裏的螞蟻，但她們到底沒有來。我引尼采的話勸告你：「男子的情趣是深沉的，他的波濤在地層下的窟穴裏奔流，女子雖可感覺這力量，但決不了解。」你為什麼要一個不能了解你的人來愛你呢？當時你還不相信，你飲乾了愛情的苦杯以後，還要盡情地咀嚼苦味的渣滓，把她所有的來信都貼在一本精緻的簿子裏，隨時把玩閱讀。然而你終是堅強的人，受了這次打擊，不會顯出絲毫頹喪。後來你對我說：在起先你便看出她是一個神奇莫測的謎，但你總想拿你的智慧和熱情去猜透她，去馴服她，誰知到頭來是不可能的。於是你不想再追求塵影似的愛的憧憬了，你把所有的熱情付給國家，你願犧牲一切，挽救這國家的厄運。

克和，你的生存的確不算平凡，「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你是完全做到了。誰知萬惡的魔鬼竟妒嫉你的成功，殘忍地奪取了你的生命！

不過，「死者生存在生者的記憶中」，克和，你是永遠不死的，你的苦幹精神，你的偉大人格，我們活着的人永遠不會忘記，你的大嘴巴和寬肩膀還在我的眼前明耀。

現在已是午夜，雪也停止了，灰雲不知是什麼時候退去的，天上閃着幾點星光，你該是星光吧？有意教這些在黑暗中摸索的人們得到一點光明吧？

三十一·二·十五。

校完小記

這一期，四篇人像特寫描繪了三個可敬的人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篇三篇人物，一個是轟炸員，一個是通信員，另一個是一位女駕駛員。在一架轟炸機上，駕駛員，轟炸員，通信員可說是三位一體的，其中任何一者不能克盡厥職，任務便很難順利完成。邁克和，吳積冲，作為駕駛員以外其他兩個部門中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業績是值得在史乘上大書一筆的。

年來許多青年女性來信向我傾吐衷曲，並提出對於政府當局不招收女軍事飛行生的抗議。我們除了誠懇地答覆她們女性學習軍事飛行在不久將來必有可能而外（目前滑翔訓練並不是已經招收女生了嗎？），本期介紹這篇蘇聯空中女英雄的簡史，便足以表明我們對於此事態度的一斑。

三月二十九日空軍烈士公葬典禮，是人間哀與榮的結晶。遠塵先生的「未曾說出的話」也就是本刊編輯同人所想的說的話。

「五八的一天」成功的愉快兩文接合起來，把一個空軍學生從入伍到結業的過程畫出了一個輪廓。

四月四日，航空模型協會在成都舉行了全國第一次盛大的展覽表演會。這是一種空前的創舉，本刊原擬出一模型飛機特輯，以資響應，但因時間倉卒，未克如願，這里僅祇選載了「碧碧式模型飛機」一文，聊示點綴而已。關於展覽會以及表演的詳況，下期當有紀載。

陶雄（四月十日）

記吳積冲

遠塵

雖然這個人從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起就率着遠征日本八將之一的盛名，可是一直沒機會把晤。直到二十八年冬，我們成爲川西一塊空軍營舍中的比鄰時，才有着比較密切的接觸。

他個子高高大大的，比普通高人要長些。因此，在這個部隊每天早晨，由徐煥昇氏領着跑步時，他是端正的跑在第一行的，他握着拳頭，穿的是一套黃馬褲呢軍服，戴着軍帽，臉顯得與身材一般長，跑着，合拍的跑着。

在說話時，他也是那麼合拍的操着純正的北平話，用字句很慎重，一字一句都是在控制下經過選定才發出的。甚至他吃東西，譬如早餐午餐等，也是一筷也不多夾，恰如其份的動作着，吃慢頭是一口一口的慢條斯理的咬着。

在服裝上，他總是把頭髮朝後梳着。一套軍本端正的穿在身上，他身上找不出褶紋，乾淨整潔，身體的姿勢永遠是一種向前微傾的，使人得方便的，正直姿態。

我之所以寫這些他的外形輪廓，是因爲由此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他有理智而且以理智貫澈於生活中。

一個人到達能夠以理智支配生活動作，爐火純青程度，這在個人的修養上說是已經登峯造極。這種高級的修養表現在生活動作之外，如果能進一步去支配思想與腦的活動，那麼，這個人的成就就是可想而知了。

積冲就是一個不僅對於外形生活有修養的人，他還站在空軍技術人員的立場上，本着過去的所學，經驗，以及

空軍的要求，努力於無線電普及採用以及若干無線電器材裝備自製的設計。

二十八年冬到二十九年春這一段時候，他爲第×大隊擔任了極瑣碎而又極基本的無線電部門的工作，他每天忙於一些與訓練航行以及作戰航行有關的陸空連絡，陸陸連絡，以及空空連絡指揮等動作，他自己或時在電臺人家的與自己隊上的，或則是上飛機昇空，他或則是自己戴上耳機用手去按拍發報機或則是指揮同工訓練同工從事這一類事，到例行事件完了，他就孜孜的在無線電室內潛心設計的中國定向器製造，以及與他有關於航行的無線電研究。

在生活上，在工作上，這個老練的青年是不惑的，他按部就班的去做，可是在有些事件上他却不免有惶惑。譬如說，人事問題罷。他就不大弄得清楚這里面的究竟與根源。不過，憑着十多年來在電報這一專業里的工作經驗與接觸感，他深知人的不同習慣不同愛好，不同觀點是人事糾紛的泉源，他索性不去深究這些，而只在研究上努力，還是良善的基督教徒似的工作着，生活着。

在那個期間，二十八年冬至二十九年春，他出征過漢口，這種長征實在不亞於當年他去日本的遠征，而且危險實有過之。因爲敵人的驅逐機集中於漢口者有一百架以上之多。可是，無邊勇氣鼓勵了他們前進，他們完美的完成了出征漢口任務。

廿九年秋他調到一個高級指揮機關裏服務，好些個轟轟烈烈的空戰就在他的用無線電連絡與呼喊中展開出來，

一直到三十年秋才止。這個時期，他仍不忘藉於轟炸部隊無線電線用的普及工作。曾特地在三十年的暑夏，冒着毒惡的太陽，乘三輪卡到城裏謁見一位空軍負責當局，說明他所設計的一種器材。他並不希望個人得到什麼獎勵，只盼望爲了飛機航行的安全，以及作戰的方便，有這種器材普遍製造裝用，必可減少許多不必要的損害與犧牲。

這些設計在當時雖不曾全部被採行，却部份的被使用了。同時，今後空軍無線電裝備的普及，是一個不可少的部份，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以後人們或許不能體會到他在主張，他在建議，他在發明時的一些辛酸與苦惱了。但這份史料將永記在知道的人們心中。

關於他出征日本，他曾與我談得很仔細，很詳盡，一個對於所經的事體能細緻敘說的人不僅要有好的記憶力，而且要具備清晰的智慧與透澈的悟性不可。他是與一位同胞陳光斗以及其他數人一般，是志願應召而往的，那時候他只是一個普通的空軍無線電通訊員，並無什麼使節與責任要去日本做「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冒險俠舉。而且相反的，他有家庭的牽掛與負擔。老父，幼

子，與妻的照料扶養却需由他去盡責。可是他自已覺得義不容辭，（徐煥昇氏私人邀請他合作）就在太太的贊可下啓行了。結果，由於那次遠征的計劃部署週密，所以成就了到今日爲止，（太平洋戰爭已爆發四個月了）空前第一次敵性飛機從空投下百萬傳單的對日本本土的出征。

在出征日本之前，在中國對日全面抗戰之前，他曾與日本有過不少的接觸，都是在無線電這一部門里工作所發生的事，在長城外，民國二十年他正在交通部所屬的一個察哈爾省某縣電臺工作，由於那時的對日局部敷衍方略，他是在甚爲艱苦中過著不愉快的日子，直到日偽軍開入該城，他才設法與全臺人員撤退出鬼窟。

後來交通部要人去担任寧夏省境的定遠營電臺工作，他亦應征前往，在那種沙漠地區，他眼見日本特務人員的各種鬼計一套一套演出，他恨透日本人對中國民族的毒害，後來他的對日作戰所以如此堅定旺盛，大多造因於二十年九一八以後他在華北與西北所親受的日本活動刺激所致。

一年苦學，然後便振翼東飛，手刃仇讎——

你願選取這報國雪恥的捷徑麼？快來投効空軍！

蘇聯空軍女英雄

蘇聯·L·齊可夫

當我讀報看到紅色空軍去轟炸德國的消息時，我便想到了我母親的妹妹伊蘭娜·帕羅夫娜——一個紅色空軍中的上尉轟炸機駕駛員。僅祇三十二歲，她已經是一個老戰士，有著一千小時的飛行經驗。

我的姨母伊蘭娜生於北高加索的白地戈斯克，一個叢山中的小城市。她是她父母的十四個孩子中的最小的一個。兩個哥哥爲了羅宋死於四年戰爭之中，三個姊妹則在太革命時死於霍亂。她的家庭並不富有，而我的姨母在幼年時朝夕相處的都是些老婦，——祖母，姑祖母，以及其他許多廢化的女人，將會老死於家族的懷抱之中的。

當姨母伊蘭娜九歲時，有幾架屬於駐高加索白俄軍隊的英國飛機在天空飛過，這是她第一次看見飛機。她很害怕，但是誰不害怕呢？

革命戰爭在一九二二年完結了。大家都以爲伊蘭娜會當醫生，因爲她在二十歲時已獲得充分的經驗當護士

，她很有才能——一直當護士以終其身的。但是有一天，有一架飛機降落於她所在的醫院附近，是從某輔送一位專家來療治一種嚴重的盲腸炎症。這架飛機的駕駛員是一個女子，是第一個在蘇聯空軍服務的女性，她就是日後的沈馬羅哥華少校。

「你是否要很久才學得會飛行？」我的姨母問那來客。

數星期後，她便收拾行裝到莫斯科去，在那里，找到了哥薩里亞夫中央航空協會。

「我要學飛行！」她說。

有些人告訴她最好先學跳傘。

「哪兒去學？」

「中央休養文化公園。」

伊蘭娜十分認真，立即到公園去，站在那塗著眩目的顏色的百尺高台前，靜觀青年男女們學習跳傘。她聽到有人高呼：「誰跟著來？」她也踏上了上去。她跳了又跳，到了下午，她的藍布都用光了。她希望那高台能有一千呎。

「去列格勒罷！」訓練師對她說。「他們在那兒建有三百呎高的。」

他還告訴她那里有二十家航空學校她可以進去，最少有一百八十所航空協會，而且已經有了三萬名業餘的跳傘者。

「到一九四〇年，我們將可以有二十五萬名業餘跳傘員了。」

伊蘭娜讀了許多關於跳傘和飛行的書籍，她會見過李昂·列文奈夫，蘇聯的「降落傘之父」。她看過他的表演，同時學習他的技術。有人想加以勸阻，對她說：

「這究竟有什麼用呢？」

降落傘對她確實是有用了。在她正式受試驗之前的兩星期，伊蘭娜被派往烏拉爾山的鑛區担任看護，她要趕著乘飛機去，但那兒沒有飛機著陸的地方，因此她使用降落傘跳下去，這是她第一次的正式跳傘。

在某些時候，伊蘭娜似將繼續担任「跳傘護士」的職業了。當時政府有通告，如不諳熟一種外國語，則不

能領駕駛員執照，因此她開始學德文，同時又加入蘇維埃市民國防服務團。

那時是一九三五年，而那時，很少蘇聯人民會想到有一天與德國作戰的。

在此時，她已不去擁擠的文化公園了。她一直都練習真正的高空跳傘，她是六個不肯輸給男人的女子中的一個。

蘇聯的跳傘能手戈蘇爾能自二萬四千呎跳下，不用氧氣筒，這六個女子也都能依樣跳下，其中之一蓮娜

金奈華，還跳到離地數千呎時才開傘。

伊爾娜繼續學習降落在水面和坎坷的陸地，終於她取得了駕駛的資格。

她又學射擊，練習機關鎗和小砲，領航和投彈瞄準，都是她的課程。

當二年前，蘇日戰爭風雲瀾漫時，伊爾娜與其他的女駕駛員志願投入

紅色空軍，她們的請求被接納了，但直到蘇芬戰爭時才有機會給她一展長才，不過也祇是牛刀小試而已。

從此，蘇聯當局很重視女駕駛員。伊爾娜擔任訓練其他婦女學習飛行，現在，她則指揮着一個空軍大隊。

她的摯友波蓮娜·渥斯彭戈，曾打破過許多航空紀錄的，在一九三九年擲機失事死去，這使她很傷心，但並不使她氣餒。

很多蘇聯的女子都已跟她一樣的投身紅色空軍，她們，現在是不斷飛往納粹德國，予打擊者以打擊了。

(張曼靜)

用塑膠製造飛機

製造飛機體用的材料，大家都知道，是木材，蒙布以及輕金屬，但是最近有人開始注意塑膠了。

塑膠英文名 Plastics，是一種透明的固體膠，形狀近乎玻璃。它的特點，為具有如玻璃一般的堅固與透明，却沒有玻璃那種脆性。近幾年來，歐洲採用塑膠製的日用品日益加多，如衣扣，襪帶，杯盤，棋子，玩具，鉛筆，計算器，坐椅，燈罩，甚至汽車外殼也用它來製造。

美國有幾家飛機公司，試以特種塑膠造飛機的龍骨與機翼，頗為成功。因為塑膠成本既低，生產又快，對於焊接已知重量的機械，具有良好的堅韌性，而且焊接後的表面亦極平滑，飛機塑膠的發展，將來恐要取慢性的鋼釘與金屬銻接而代之，這樣，對於飛機的大量生產，很有幫助，馬丁公司的塑膠研究工作，經拉斯特研究一年之後，已使飛機結構所用的軸膠和螺絲大有改進。但這種種尤其是關於裝置飛機的特種方法，都在保守秘密中。(凡)

青白徽的鐵翼下

白飛星

一早起來，天氣特別的好，特別特別的好。

沒有風，也沒有棉花一樣的雲塊，太陽光很起勁，晒到皮膚上，好像有繡花針在刺一般。抬頭看看天，天也好像比平日來得高。

街上景象也有些異樣，許多日本商店里的職員，臉色都帶了五成黑，牙齒緊緊地咬着嘴唇皮；似乎有什麼大災難要從頭頂上掉下來。就是那些平時整天露着雪白胸脯，裸着奶油似的大腿，嘻嘻哈哈，專門向別人尋開心的日本妓女，今天也收起淫蕩的笑臉；而且還扣上胸脯前兩顆銅板一樣的紅色電玉大鈕扣。大腿也不知爲了什麼收藏起來。

爲什麼這些「大和魂」弄得這樣緊張不開心？我想了很久很久，可是留在腦膜裏的還是一個「？」

於是我開始問了，我問那位開雜貨店的，善良的，而且同情我們抗戰的，常常到我們家裏來訴苦，嘆氣的日本老頭子：「你們今天爲了什麼事店裏同人都這樣不開心？」

老頭子嘆了一口氣，這是他向我們說話前的準備動作，然後用僵僵一樣的手指，向着晴亮的天空一划，開口了：「你看，今天天氣這樣好，一塊雲片也沒有，我知道貴國空軍一定會到這里來轟炸，因爲前幾天敵國空軍會大批飛到貴國××去轟炸過。」他聲調很低，聽口氣真像個生病的人，說完話又深深嘆口氣，並且還用手摸摸水汪汪的

眼睛。

「老先生，你不要擔心，中國最高軍事當局，有命令給空軍首腦部，叫他們不准轟炸沒有武裝的日本老百姓。」我這樣安慰他。

「這可難說的，上次敵國空軍不是炸死貴國許多平民和婦孺嗎？難道貴國空軍不會前來報復嗎？」他說話帶些顫聲，像是要哭出來似地。

我心頭感到很難過，祇好安慰他：「老先生，不會的，決不會的，中國的空軍絕對服從最高軍事當局的命令，就是當局不給他們命令，他們也不會盲目轟炸沒有武裝的平民。他們是很寶貴自己的炸彈的。上次他們飛到這里不是祇炸飛機場和司令部嗎？」

「但願這樣！」這是他給我的最後一句回答。

下午，吃過飯不久，有些人正在悠然自得抽廉價的日本紙煙。忽的，外面有一種怪聲音響起來，大家都側着頭洗耳恭聽，結果聽出是警報聲。

這可急壞了「大和魂」，他們拖着衣箱，皮包一類東西亂跑，清脆的木履聲和慘厲的女人哭喊聲，嘈雜的混成一片。有些女人，因爲身上東西背得太多，在街頭像不倒翁一樣的翻來覆去慘叫着，同伴們在她身畔走過，都裝着沒有看見，只管自己逃自己的。

孩子們更是倒霉，既認不清楚路，又聽不見警報聲，面孔急得像猪肝，在人堆中沒命的鑽來鑽去，像一隻迷途的

羔羊，亂跑亂叫。

這樣哄鬧了一會，「大和魂」都不見了，有些老板，因為急於逃命，連店門也來不及關，那些來中國宣揚「文明」的「無敵皇軍」，也沒命的鑽進防空洞，十字路口站崗的都是偽警，這些偽警背上只有一枝沒有子彈，沒有刺刀的空鎗。（子彈和刺刀都給「皇軍」收去，「皇軍」恐怕他們「搗亂」。）

另一方面呢？却不同了，馬路上，江邊上，車路上都擠滿了我們同胞，他們親切地談笑着，像是迎接自己心愛的嘉賓。

「阿寶，快進來，當心飛機丟炸彈。」一個中年婦人，立在小門邊上招呼自己的兒子。

「媽媽：我不怕炸彈，我要看我們自己的飛機。」兒子頭也不回的答覆着。

「唉！那樣大還死不聽話，我看你會給炸彈炸死的。」母親臉上帶上七成怒氣。

「只要看到我們自己的飛機，就是炸死我也情願。」兒子一邊跑，一邊回答正在發怒的母親。

母親無可奈何的嘆口氣，伸着頭望望自己兒子活躍的背影，也不自主地跑到路中心來。

沉重的飛機馬達聲越來越逼近了，地面上的羣衆像長頸鹿一樣的把頭伸向天空，目送着我們的神鷹羣列隊飛過市空。

一會轟隆轟隆，炸彈開花聲排山倒海的從四面八方傳送過來，市區房屋都震動得格格發響，電線杆子也不住的發抖，羣衆們樂得笑出眼淚。

「這聲音一定是炸中火藥庫。」

「或許是炸中機場上的鬼子飛機。」

「火藥庫也好，飛機也好，今天真吃到甜頭了。」

忽的在東角上衝上一股烏

的煙霧，滾滾的朝天

在引誘它。

「看，好濃黑的煙，一定炸中了汽油庫，我們空軍投彈多麼準。」

「爲什麼沒有鬼子飛機起來作戰。」

「一定是來不及起飛給我們炸壞了。」

「寫意！鬼子也有今天！」

他們低聲的談着，笑着，幾乎忘記了自己是立在「皇軍」的「佔領區」上。

我們機羣任務完畢了，在聯珠似的高射砲彈中，又雄糾糾一隊一隊橫過市空，地面又開始鬧鬧起來。有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太婆，拉住一個青年人，指指頭上飛機說：「這飛機是鬼子的，還是我們的？」「是我們的。」一個青年人衝口而出的回答她，「中國真有這樣多，這樣大的飛機嗎？」老太婆似乎有些不相信。

「老太婆，我不騙你，這真是我們的，我們還有更多的在後方呢！」青年人辭麻煩的解釋着。

老太婆興奮的笑了，青年人也笑了，馬路上像也有人笑了。

最後那位老太婆虔誠地合起兩隻胡桃壳一樣的手掌，向着我們機羣飛去的方向，深深地禱一禱枯硬的腰骨，口里哼了一聲「阿彌陀佛！」

生與死

遠塵

未曾講出的話

今天我們摒棄了城里的生活方式，一羣一羣的，不期而集聚到這個飽含悲寂的墳場。當我們從駛行的汽車上遠遠的看到青松蔭成的墳場大門時，我們就不禁嚴肅起來。

當汽車停住，我們下車佩上一條黑紗，一枝白紙花時，我們已染上了顫動的情緒。當我們踏進紙花與鮮花堆飾的靈堂，看見一幅一幅死者的照片，看到一塊一塊黑色金字的在天者的靈牌時，我們禁不住要心酸眼紅，要墜淚。

從我們心底，腦的深處，那些犧牲者從新顯現出來，他的聲音，他的身姿，他的面容上好與不好看的表情，他的服飾，他的生活表現，從歷史關係上一片一片的複現着。

我們回想着有關於他的那些景象，發着呆，到終結又意識到與他們之間的永隔，我們又去回想，那致他與我之間的永隔的一別：他是在一次空戰里猛鬥了一陣像殞星般的連人帶機墜落了，他是在飛機冒煙時還不敢鬆手選擇在荒野失事撞燒掉了，他是單機出動去炸敵陣遭敵機包圍奮戰之餘被擊落了，我們想着想着，把關於他的死時每一所曾見過的與所能想到的具體形象都挖掘起來，我們又為他在犧牲流血時的痛苦而痛苦，我們又為他不能再活着去完成他的理想，享受他應得的一份戰士樂趣而感缺憾。我

們也為自己消失了一個兒子，丈夫，弟弟，朋友，親契，們感到此生不可填補的空虛。

爲了填補這空虛，我們又踱出靈堂，一步一步踏上傾斜的山坡上的大公墓。這里，雲天灰漠漠的，樹木只有空寂的數株，土色黃黃的，一大片坡面上展陳着一排一排一列一列的墓穴。

我們各自攜帶着自己的一份祭禮，步向各自的親友墓頭，我們不論受過現代教育的，或不曾受過教育的，還是沿用着祖先的習俗我們在坟前避着風點上白燭，香，燃起紙錢，甚或放起鞭炮，我們用盤碟備上桔柑，呈上奶油蛋糕，或者是酒上三滴白酒在坟前黃土里。我們獻上花束或是花圈，我們自己對着坟中長眠者鞠躬，深深的虔誠的默禱，又叫孩子們也來禮拜，甚或磕頭。是的，樂觀不知人間悲苦的孩子們也爲坟場的淒涼所征服，當她們的小身體彎腰或下拜時，我們

們，受着經濟上的，人情上的，觀點上的，一生不幸遭遇，這兩方面的缺欠，在坟前對着地下人痛哭起來，讓淚讓悲痛從聲音里顫動這墳場的冷氣。

當祭禮進行時，那低抑的哀樂使得我們又要流淚，那讀祭文的人的那種帶哭泣的聲音就好像在代我們痛哭，天灰白，地蒼黃，吐綠的樹又蒼老了，草也枯黃。這種單純的為悲痛情緒所支配的形式與內心，深深的理釋着我們的身體，充滿了我們的心。

我們又去流淚，又去向其中人痛哭，我們或者會想到對黃榮發殉情的揚全芳，對蕭起鵬殉情的蕭太太等人的行為，我們或者也動了跟地下人一同去的念頭，而覺得今後孤獨的奮鬥是漫長而可怕的。

終於催入回城的汽車在揪喇叭，辦事的人也在喊：「請烈士家屬下山登車回城。」本來想仔細在山上塚場呆想一天的打算也只得作罷。時間中斷了，空間隔離了，汽車做着這一項工作。成都城的未來生活吞沒了我們，我們又回到過去生活的傅加里。

我們又住在，在活，我們的親友，同學，那些留在北郊墳場上的長眠者却是永不復生的死了。

我們去祭了他，去看了他的墳，去敬禮，去呈獻心聲與眼淚，甚至想到自殺隨着他去，我們已盡了心，我們待着了一點自己滿足自己的安慰。

我們是否真的安慰了死者，安慰了自己呢？

這里我們必需認明，死者是不存在了，他根本無法知道我們對他怎樣，我們的表示只是安慰我們自己，只是使自己的悲哀有一種憑藉，有一個表現的外形，藉以填補損失親友的空虛。

我們如此去做，在三月二十九日這一天我們到墳場，流淚，獻花，是否真的安慰了我們自己了呢？

我以為我們如此去做是對的，是合理的，但是份量還不夠。

我們與親友的關係，不僅是一種社會上一般人羣的關係，他或是我們有共同血緣上關係的人，（如弟兄父子母子），或是與我們有共同愛好而也互愛的人，（夫妻）或是與我們有共生死同患難關係的人（同學同事）。

只有我們才是深切知道他們的，在時間上，在空間上，在心緒上，在動作舉止上，在言語上，我們與他那麼接近，有那麼悠久的歷史關係。

我們知道他們一切瑣碎事能，與表現，我們更知道他有一個中心的企圖。他生死以之的生活目標？為國族而獨立與日本戰鬥。

他獲得勝利，得過金星獎章，或宣威獎章，他炸掉敵人若干事物，擊落過敵人若干飛機，到後來，不幸落到他頭上，他完結了。自然，他希望他的親友，能繼續他的生活路向適下去，也參加戰爭爭取國族獨立。

他無論有無遺言，大多是盼望，老父老母能有所養，幼子幼女能有所教，妻室弟妹能服務於國家。

我們找到了這些根源，問題就單純了。

我們可以拿自己的行動與生活表現來對照一下，我們所敬者所愛者所痛惜的欲求，是否盡相適合呢？

死者已盡了他的生命之力至最後一息，他不語言了，可是這種痛苦的獻身與流血的舉動，實足以終生令我們每個人緬懷追思而且要凜然的以自己的生活表現來充實我們的懷念之情。

我知道烈士家屬與朋友們都是在艱難困苦里過着日子

，經濟上的磨折，與情緒上的憂鬱已把我們弄得老了。我們似乎成了不幸的一羣，可是，要國族能以得救，却非靠這一羣渺量的增大不可。

這是上帝與過去中國與世界歷史所安排的一場必演的人類悲劇，既不幸而生為今世人，只有勇敢的去承受這一命運的重荷。

平時我們或者以為自己最苦，最不幸，我們看，在這墳場上流淚的人都是苦的，都是不幸的，我們再看來參與我們這個祭禮的蘇聯女人，他雖不會有什麼認識的人埋在這里，可是他也流淚。

成都如此，在昆明、重慶、桂林也如此，在中國如此，今日在蘇聯、在美國、在英國、在澳洲、在印度、在緬甸、在埃及、在所有反侵略的國家為國殉難烈士們的墳場上，不會死的人，雖不是同我們中國一樣在三月二十九日那天祭葬烈士們，但都是負荷着已死者的重担與苦痛在掙扎中忍淚生活着。

有那一天要來，那是掃除軸心侵略的自由日子，為了我們少犧牲，早到達那日子，我們，除了流淚與悲哀之外，更應去努力鬥爭。

即使站在戰爭第二線幫助作戰，那作用也是正的，我們每個烈士有些瓜葛的人，要自誓，不做一件違反戰爭的事。

(三二九自蓉郊公祭空軍烈士墓歸來)

(上接第一二六頁)

難困苦之中，除維持其本身業務以外，對於軍事生還盡了不少的助力。

創辦歐亞航空公司是在民國十七年，是早於創辦中航公司一年，但因種種條件的磋商，正式成立則在民國十九年九月。

從前我國與歐洲的交通，儘靠西伯利亞鐵路及太平洋與印度洋的航輪，這兩條交通要道，都掌握在外人手中，因之交通上聯運周折，不免稽滯，自歐亞航空公司成立以來，我國與歐洲的交通，放一異彩。

這個公司是我國與德國漢沙公司共同經營的，公司的資本總額，陸續增加到七百五十萬元，中國認股三分之二，其餘為德方認購，公司的管理權，屬於董事會，董事會設董事九人，中方六人，德方三人，董事會之外，並有監察會，監察三人中，中方二人，德方一人，董事會負指導推進公司業務的責任，而監察會則掌審核監察之權。公司的營業項目，除短程遊覽航空以外，仍以郵運客運貨運為主，公司的航線，在國內為西北邊陲各省，在國外則為蘇聯所屬之西北利亞，惟國內國外航線所經之區，都是人煙稀少，商業不甚發達的地方，所以各項營業收入，都有限，在開辦之初，虧折在三四十萬元以上。

自日寇發動太平洋戰事以後，納粹助惡為虐，我已與德絕交，公司已收回自辦了。在捉襟見肘極端困難的環境，還是盡著他抗戰中空運的任務。

(全稿完)

五八的一天

P K L

——空軍入伍生日記一頁——

昨天六個鐘頭的出操與野外，弄得腰酸腿麻，由是昨夜裏這兩條腿，不知放在那兒好，熄燈號吹過了一點多鐘，好些牀上還有翻身子聲，爬癢癢聲，一直到月光流到了階沿，不知不覺才睡着了。今天早上起來，頭暈腦漲，可是又不能不起來，逃命似的把內務整好，使手巾擦了擦臉，接着就是早操跑步！

今天有着火傘般的太陽，天上一絲雲也找不着，吃飯前，小羅跟我說：「今兒又得乾晒啦！」那邊的一個，半歪在樹上，楞楞地飄了一句：「晒渣了血，好打日本！」

午睡剛醒，連忙跑去灌水壺，拐彎時碰到老謝，「早光啦！」他說，這怎辦？沒水還了得，只得碰過去吧！老天爺睜眼，刮了半天才弄到半壺，至于乾淨與否，在我們是顧不到這些，昨兒下午，小河裏水還喝呢！

野外，又是那滿長刺草的××壩的墓地，一百廿卅度的太陽固然算不

了什麼，但剛到演習地，兩層衣裳早透了，今天的課目是：「地形地物的利用。」連長講解時，我似乎一句也沒聽到，光在數着從下巴滴下的汗。……七七，七八，七九，八十……

刺刀燙着了屁股，連忙挪了一下，拿起水壺想渴水，剛把塞子拔下，排長一聲吆喝：「嘿！人家不渴你就渴啦！」青天一個霹靂，連忙把水壺拿回去，立正，靜候着底下的，阿彌陀佛，底下的例外的沒有了！

我們這位排長，向來以「蘑菇」著名，為的是一句話到他嘴裏，起碼得十來句，一大套之後，一個「還有吓……」又是一大套，巴巴的巴完了，又是還有吓……至于「還有吓……」之間的說的是什麼，我相信難得有一兩個人知道，可是我們却原諒他，因為他也在站着晒着，分排演習以後，他還在說，在做，於是大家研究着他的臉孔了……他愁着眉頭，喘着氣，其次就是

告

周忠楷

風呵

爲什麼唏噓

他們長眠此地

仍能受到妳的吹拂

鳥呀

爲什麼佻啼

他們長眠此地

仍能聽到妳的歌聲

樹呀

爲什麼顫抖

他們長眠此地

仍能看見妳的花果

從下處往下滴的汗。

「九十四，九十五。」

「還有吓……」

「目標，正前方……」就演習了

，我在墳堆的凹部一個臥倒，一條綠綫，青色而且大，四寸來長，骨碌骨碌地，直向我爬來，爬過了草桿，穿過了泥地，直向我鼻尖進行，八寸，七寸，四寸了！噫！噫！噫！

救命命令！「阿彌陀佛，」

「到了另處的一個墳頭，一座金字塔擋住去路，周圍地正烈陽下發光，撒佈着迷人的木樨之香，幾個大金蒼蠅，飛起來在我頭上打了兩個圈兒，又膠在上頭了。我偷偷地向圈裏一滾，「調！」褲子上一個大洞，二寸長的一條血痕，從破洞裏尾端了出來。汗流進去，大概是刺痛吧！我用手摸了一摸！

「又動啦，敵……」

一個小蟲兒飛進了左眼睛，這小蟲子一直停留在眼裏一小時之久！

太陽晒燙了槍，拿在手裏有點兒吃不消，睜着水壺子吁氣。

偽裝的樹葉子，公爾蘇了，一碰就嘩啦啦地碎了。

已到五時半，汗流够了，一身是

泥，滿身草刺，胳膊上幾十道紅絲。

回營後剛洗好臉，值星官宣佈，說晚飯後帶工作器具，往××坎挖防空壕。

胃裏裝着一粒粒的晚飯，鋤在肩，鐵，臂，嗚嗚而發，我們是日夜苦作，到了××坎，各擇地形，開始挖坎，刨土，幾個農家孩兒，睜着奇怪的眼光，懷着疑惑的心思，好像說：「這些瘋子怎麼大模大樣地刨墳了！」

衣裳是野外時穿的，素薄薄七添習，鏽上綴花，能撐得了！

「報告，我挖出了個死人，青腸紅肚白腦子全出來了！」小羅報告。

「讓，又咽死頭顱！」

「那新埋下去的棺材，給阿陳弄開了蓋兒，噴氣冲天！」

「挖呀！底下八指花銀幣！」

地上驟然黑暗，東南邊上打着閃，也有些雷，烏雲瀾漫，天空更黑，於是摸著回去，雨點却落了下來。

疲乏的四肢，疲乏的精神，疲乏的步伐，但歌聲却不疲乏，一聲聲震入城寨，混合着雷聲：

「你看戰鬥機飛在太陽光下，你要……」

「你要帶着最新的戰鬥武器，你要……」

地呀

為什麼憂鬱

妳生育了他們

如今他們仍回妳的懷里

天呀

為什麼無愁

妳雖失掉了他們

但有更多的後起者會保衛妳

後記：三月二十九日成都外北

某地舉行空軍烈士公葬典

禮是日天氣陰沉沉雲密佈

涼風飄來令人肅然起敬歸

而寫此

三月二十九午後

「碧碧」式模型飛機

卜文譯

「碧碧」(Bebe)式模型機是阿爾奧曹夫設計的一種胴體式模型飛機，這種模型機可以在空中盤旋兩分多種，有時候它能飛得你看不見它了，它曾參加過許多次競賽，得到高的紀錄，不管是在怎樣的天氣。

梭形骨架之構造

先開始製作梭形骨架——即機身胴體。這是完全用八分之一英寸見方的中等硬度輕木條。

按照圖樣上所畫的梭形骨架構造圖放大四倍，把它畫在一個硬木板上，並且蒙蓋上一張蠟紙，用1/4吋的輕木條釘在畫的線上，並且切成適當的長度，把直立的支柱切得大小適度並且黏在規定的地方。

當膠乾了時，把它從圖上拿開，同樣再做一付，(因為左右或上下兩片是同樣的)，當各邊都乾了以後，用膠把它們黏攏起來，使支柱的頂點都相交接，把前後兩段用五英寸厚的輕木片蓋住，如圖中所示。

機翼與零碎部份

先用一塊薄薄的馬口鐵片按照圖樣剪一個翼肋的模板，然後比着它用

五吋厚的輕木片切三十五個翼肋，按照圖樣把機翼放大，然後開始製做，把主要的翼樑及翼後緣釘在圖上，把翼肋黏好；然後再把翼前緣接合上；等到膠乾了後，把五吋見方的竹條翼梢黏上，在翼的中段往上拆裂使翼梢皆成爲三又二分之一吋的上反角，然後再把黏牢，讓它乾。

製做安定翼與做機翼是一個樣，用七吋厚的木片削方向舵，用沙紙打磨它流線的部份。

用0.010的鋼絲彎成起落架，纏繞在梭形骨架上，輪子是用堅木，直徑爲一又二分之吋，這些是位於重心之下。

用一塊1 1/2 x 1 1/2 x 1/2 大的

硬輕木很細心地刻螺旋槳，打磨光滑，把兩葉塗上膠，把中間打磨光滑。

前鼻與後尾的塞子是用硬輕木刻成，如構造圖所示之樣子，用沙紙打磨光滑塗上膠像做螺旋槳一樣，把螺旋槳用鋼絲連接在鼻塞那兒；用三個大皮墊隔開，尾鉤也是用同樣的鋼絲彎成的。你可以用管子把鉤子套起來

，免得把動力橡皮筋割斷了。

蒙糊與放飛

先從梭形骨架下手，用四層薄紗，使絲紋互相錯綜，這樣是既有韌性而重量又比用輕木片輕。

蒙糊時是從前鼻徐徐地撫向後尾，用一半膠一半漆的溶液黏住。每糊一層薄紗就輕輕地噴上一層水，等到水乾了再糊下一層。

先把翼中段糊上兩層薄紗，再把翼底糊上一層薄紗，再糊翼頂並且噴水，當乾了時塗三層漆。

安定翼之上下皆糊一層薄紗，方向舵可以糊兩面或者是一面。

機翼是用橡皮筋組成的，動力是

用十四股1/4吋的橡皮筋組成。讓模型滑翔短短的時間察看機翼是否合適正確，在翼前線的下面輕輕一觸阻給它加上些上昇力。每試飛時把橡皮筋轉大約一百轉，如過離陸的情況很良好，那麼它是準備要飛一個長的路程。如果有什麼困難之處，那麼就再加調整，在其長途飛行時，要把橡皮筋轉它大約八百轉。

墜落

若桐

「××戰地，皇軍已受敵軍包圍，彈盡糧絕，而援兵尚未到達，勢甚危急，故令所屬，速於×日上午八時前，駕機五架或運重機槍五挺，輕重機槍彈各兩萬發，步槍彈四萬發，麵包五百公斤，軍用券二萬元，並附帶掃射敵軍，以阻來勢，切切此令！」這個命令在午夜十二時許，落到一個日機羣集的場子上——敵軍空軍前敵司令的手裏。

那司令頓感不安，思慮着：「這個編隊，今天不是轟炸支那陣地和機場，就是攔擊來襲的支那飛機，弄得機疲人倦，第二隊今天又損失精銳轟炸機三架，而且還有十三架被擊傷，再有什麼飛機可擔任這任務呢？」他憂悶地向櫃盒內抽了一支香煙，點上火，盡力一吸，兩股青煙從鼻孔裏縷縷的冒出來。

場上的汽車馳跑聲和發動機轉動聲，驟然煩囂起來，乳白的晨光也從玻璃窗透了進來，把對着命令疑神的司令提醒了。

他長吁一聲，伸一伸懶腰慢慢地踱出辦公室，深深的吸進一口新鮮的空氣，精神似乎振爽許多。那廣場上放的十幾架飛機，正在徹頭徹尾的在修理，機械兵上上下下，供應汽車來去，真是忙個不了，這種景象益增他的愁悶。「唉！支那小飛機真兇猛，皇軍的空軍越打越不對了！」他又不耐煩地嘆息着。

突然一個下意識跳上他的心坎，他的眼光掃向那場左的灰色油布掩蔽着的龐然大物——巨型運輸機。「雖然五架派不出，但是這架剛從××來的運輸機，先負擔任務前去，總算有個交代。」他馬上急步回辦公室，吩咐傳令兵傳令至第二隊的第三小隊中村、池田、琦宮三戰士，前來候命。傳令兵飛也似的跑到空軍營房朝南的小屋門口，門還

緊閉着，裏面鼻子「噓噓」的在作聲。「報告！」傳令兵放大喉嚨的喊。

「呀」的一聲，門啓開了，隊長中村少尉披着睡衣走出來。

「隊長！司令官召你和池田、琦宮兩隊員，七點鐘至司令室候命！」傳令兵一口氣的報告下去。

那中村未等傳令兵報畢，早已知道來意，因為傳令兵是他們每次出發的先聲，他就點點頭示意。

中村回轉房來，那矮胖的射擊手琦宮，已坐在被窩內，現出不快的神色。睡在左邊的轟炸手池田也驚醒了，他還不知底細，正想問中村，忽然琦宮攔着嘴咕嚕起來：

「昨天整天和支那飛機苦鬥，險些兒命都丟掉，今天總要給我們休息休息，我們又不是牛馬，天天要耕要跑，司令這老賊，真太不體諒我們了。」

「這老烏龜，他自己有許多日子沒有出戰了，整天整夜，不是喝酒，就是玩樂，老天開開眼，真好最上崙來個要他自己領隊的命令，靠菩薩給支那飛機格格的打他做灰燼！」

「混蛋！我今天是不出發了，老實說，征服支那是不可能的，真是大海裏面摸針子！」性子暴躁的池田也咆哮起來。

中村把眼注射着針子上的妻子的美照，沉默着，凝神着。支那飛機勇猛的印象在他腦海裏不斷地盤旋着，不覺打了一個寒噤，輕輕的安慰他的隊員：

「好傢伙，命令是不可違背，佛爺會幫助我們的，幫助我們能平安達到任務。」中村雖然這樣說，但是他自己的苦悶，實在比兩個隊員還要厲害呢！

中村慢慢的穿起飛行衣，兩個隊員也只得隨着穿好，吃了些食點，桌上放的手表的長針已爬過六時指在八字上。

催促他們帶好用品，還有睡一安樂物——「千人針」。

「只見機場樹蔭下，一隻巨型運輸機正在試飛。琦宮又轉起來說：『又是厭人的笨貨，礙着支那玲瓏的驅逐機，只有推打，毫無辦法！』中村看見這運輸機，也現出愈不安的樣子。

走進司令官室，司令正在地圖上用工夫，一見他們來，就給中村一個命令，上寫：

「目標×××，任務運送糧械。航線××××。出發時間七時二十分。」

司令又把地圖交給中村，指示他們須依線飛行，並對他們嚴肅地說：『高度須常保持六千公尺，切不可低空飛行！』那司令的眼光向他們掃了一通，接着又說：『因為容易受敵軍地面部隊射擊，這次任務是異常重要，假如不能完成的話，我們××××戰地的一聯隊軍，將要全軍覆沒！』

「你要振作大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呀！」司令瞥見琦宮臉露不自然神色，所以陡地警惕他。

「還有，如發現有前進敵軍，須猛加掃射，使皇軍容易突圍，這一點須切記在心，完了。」

中村聽完後，同隊員退出來，連連搖頭，覺得這次任務太重了。信步的走向停機處。

「喂！琦宮胖子！天色倒很適宜，但是支那飛機也會趁這好天色出動，半途冤家相逢，豈不糟了！」池田瞧瞧天，輕輕的向琦宮說。

「他們要我們死，有什麼辦法！」琦宮很慎重的回答。

三個人陸續地跨進了機艙，裏面堆滿的糧械真是挨擠人。中村是担任駕駛，他檢視了儀表機件後，就向後面的二個同伴打個手勢，發動機，發動機一陣的狂吼，飛機已自跑道點彈出，飛騰空際，灰黃的泥粉漫瀾，機場的

飛機在機場上空繞了一匝，就向東去了。池田在機尾的琦宮，手靠着機槍柄，還呆呆的望那黃色的機場，覺得有些戀戀不捨的樣子。

飛，飛，飛，飛行在中國的廣闊綠野高山大川之上，穿行在中國的無邊際的領空之中，中村向上望望，又向下瞧瞧，覺得中國委實太偉大了，反映着自己的渺小，侵略的無把握。這種念頭，促使他細細思慮起來。

「我們的陸軍首腦部，在戰爭開始時說，征服支那只須幾個月，但事實證明，戰爭延長到三年半多了，陸軍部隊的無進展，和厭戰情緒的日日增高，都使戰爭前途悲觀得很。雖然空軍還算耀武揚威，但是由我自己經驗所得，覺得我們的飛機性能和作戰精神，都不及他們，尤其是作戰精神，支那空軍的勇敢，我想是舉世無匹。他們若打不過你時，就會對準你直撞過來，這種死拚，真是驚人！開戰以來，皇軍的飛機和戰士，不知多少被他們毀了，犧牲掉，我這算幸運，殘命尚存，但是這樣下去總有一天保不住。前天接妻子的信，聽說故鄉的不景氣，和戀人的情話，真叫找氣餒。」

「注意西方！」池田自話機向中村警告。

正在思慮失魂的中村，猛被提醒，忙把視線轉向西方，發現有兩個小黑點，「呀！這恐怕是支那飛機呢！」這一驚非同小可，他連忙盡力爬高，差不多已將近一萬公尺的高度，又鑽進一塊厚雲裏盤旋着，好久始偷偷地鑽出來，幸而沒有發現敵手。

「這兩隻東西，確是飛機，但是不辨敵我，他們是和我們相對飛行的。」池田又把察看所得報告隊長。

飛機已飛進山川交錯的複雜地區，中村依地區的指示，作了一個大的右轉彎。這時他又接連起剛才的思慮：「新月從無線電竊聽到本國作者鹿地宣說：中國對日本仔處很是優待，決不殘殺。這種消息以前也有耳聞，所以我就不動思想投降支那的念頭，因為我知道本國軍閥這樣一意孤行。」

行必是沒有結果，我實在不願再受軍閥驅策了，但是歸投機會沒有，今天我還不如降到支那陣地去做一個「優等俘虜」吧！那末，戰事不定，好回故鄉重會老父、愛妻、鬍子，否則這樣下去，我只有鬼魂回鄉，休想活命了！因為我委實對這侵略戰是無望已極，但是同機這兩個小傢伙，他們只曉得煩躁而沒有澈底認識，假如我現在把這真意告訴他們，恐怕他們是不允許的，機上衝突起來不是好事，讓我騙他們機件受障礙，然後行事吧。」

中村主意決定了，他決定要投入偉大中國的懷抱，咬定牙關，把高度降低至四千公尺，並用他優越的技能，把飛機搖擺幾下，然後裝成不穩的飛行，再告知前後座的兩個小傢伙：「機件受障礙！」

這前後兩個傢伙，正失魂地想他們的家鄉，他們的前途，突然來了這個驚人消息，急得忙看地圖，紅綠線表明此地離他們的佔領地僅××公里了，池田緊張地向中村報告：

「隊長！望你穩重操縱，再過四十分鐘，就可越過危險區了！」

中村點頭示意，一面向機下細瞧一下，又注視在地圖上，知道離××城不遠了。就把飛機再降低至二千公尺，並且減低速度。他想：「降落在城外，容易給有識的人發現，假如降在荒野，恐怕要被仇恨已深的支那鄉老們無理的擊斃。」

「飛機愈形不對了，恐怕不能越過危險區哩！」中村假裝急促語音對話機說。

「隊長！那麼我們性命不保了！」琦宮帶哭樣的叫。

池田忙拍無線電到基地去，報告和呼救。
「你們不要慌，降落去再作商量，或者不被敵人發現，經過修理仍可飛行的，但是你們要謹防敵人地面部隊的射擊！」中村一面假為安慰，一面慮到這樣低空飛行易受地面射擊，萬一被擊毀，太無價值了，所以他又叮囑他們

謹防下面。

飛機越飛越低，當飛過一座光禿小山時，差不多離山頂只有四五百公尺的光景。

兩個隊員，都是驚恐萬分，東張西望，前探後顧，尤其是琦宮，又擷着嘴，不知在咕什麼。中村看到這種樣子，又把心自問起來：「雖然我這種手段太積極了，似乎很對不起國家和被圍的陸軍弟兄，不過我不這樣做，軍閥的夢想是不醒的，事已做了，只有貫徹始終。」

一片灰色的屋羣在望了，二條大水形成了丁字般，把房屋劃成三塊。

中村緊執着操縱桿，掠過了那城市上空，在東郊逐漸降低。他又看見他的伙伴都是哭喪着臉，手中緊握着機槍柄，準備抗拒敵人。他不覺失聲地輕輕罵了一聲：「小子太沒認識了！」但是中村向他們特地裝出憂愁樣子，搖搖頭，表示此次的不幸運。不過他心中確也有相當憂慮，因為這究竟是冒險舉動。

一塊廣闊茂盛的紫雲英田投入了中村的眼眶，他就準備降落在這兒，這時，一股莫名的緊張襲入他的腦袋和心坎，全身如火燒般，牙齒咬得「格格」的發響，手已不自主地關了油門，機頭漸向下。

「隊長！真的沒……辦法了……嗎？」

「隊長……隊長……」
琦宮和池田急得亂喊，焦急得好比紅鏢中螞蟻般，這時中村自己也緊張的發昏，什麼都不管了，任他們急促的語音在話筒中亂播。

「擦喇」的一聲，機身猛震一下，這架孤機如枯葉般終於飄落在綠毯上了。

中村和池田、琦宮，忙拉了飛行帽，向外亂望，心不住的跳動。中村雖懷了反戰心理，但身落異境，當然是免不了驚恐。

天地同悲

龔儀宣

公祭空軍烈士散記

一對紅燭，一注清香，一株紙錢是獻給亡魂最虔敬的祭禮。

在萬花簇擁中的空軍烈士塋，今天，每一座墳前都有人在那兒秉燭，焚香，燒化紙錢，不知那些環繞在烈士墓側的荒郊野塚裏的孤魂野鬼是怎樣羨慕啊！

墜在墳頭的那一塊鑄着烈士的英名和官階的亮晶晶的銅牌，今天格外光輝燦爛了。

孩兒伸手摸那光滑的銅牌，一剎那，母親像是往事湧上心頭，禁不住向墳頭揮了一把眼淚。

青天白日旗覆蓋着烈士的墓頂，母親的目光觸着牠，頓時感覺有幾分羞澀，忙把眼淚拭乾，領着孩兒面向銅牌點頭行禮。

繚繞在烈士墳頭的清烟被微風吹送到遠方去了，那些殘留着的紙灰，當憑吊的人打那兒走過時牠們便起來

狂舞一陣。那些肅容素服站在兩岸遠遠憑吊的鄉民們沒有看到牠們有過休息的機會。悄聲說道：「人真多啊！」

一位參加公祭的來賓代表，在舉行公祭典禮儀式時，看見天空沒有太陽，帶着衆人發感慨：

「這真叫天地同悲！昨天那樣大的紅火大太陽，今天連太陽都沒有了。」

一位烈士的哥哥站起來說：

「我的弟弟是為國家死的，他死得很光榮。像今天這樣的隆重的祭奠，是普通人享不到的，我雖悲痛，但很榮幸。」

幾位西賓，不知從那兒得到消息，他們今天也來參加這隆重的祭奠。他們雖沒有說話，看表情，却與我們具有同樣的心情。

三十一年三月廿九日於成都

「捉日本飛機啊！」

「捉日本鬼子去！」

「不要亂打，我們要活捉！」

「……………」

四週激起了一陣宏亮的語浪，遠近近都活躍着中國的軍隊，急得池田和琦宮舉動槍機，「格格……」連珠般地射擊起來，再看時，一個兵士也沒有了。驚愕了半晌。

「砰！砰！」

「達達達……」

「嘶嘶」的子彈從四週射向這焦點來，吓得中村馬上揚起了手，接着一顆彈子穿過池田的腿，也迫得揚起了手，少年的琦宮也不自主地舉了他們的樣。

中國人是不打已經表示解除武裝的敵人，所以槍聲驟時停止，中村終於實踐他的願望。

那時，太陽已躲起來，跟着就是一塊塊浮雲聚集攏來，把天空的藍色塗成灰色，象徵着日本空軍的心理。

三十、三、二十三作

成功的愉快

——我的學飛生活

葉秋

民國二十八年，正當油菜花黃遍了祖國的原野的時候，在北較場寬敞的水泥路上，徜徉着百數十個黧黑健壯的青年，他們噙着點心，等候來接他們的車輛；他們拍去了從新都來的馬路上的塵土與八個月入伍的辛勞，感覺一身輕鬆。喜悅的情緒表露在每個人的面部。

他們圍着那位來接他們的戴大帽花，穿長桶馬靴的軍官，向他探詢校內的情形。那軍官愉悅的笑容與熱誠的講述，消滅了每個青年的心。他們像荒島上或沙漠中的旅人，忽然看見了住戶那樣欣悅與興奮。——營舍怎樣呢？被蓋全是新的？飛機場就在學校附近嗎？……一大堆，一大堆！好像沉溺於物質享受的問題佔了大部份；那毛茸茸的皮飛行衣，多麼高尚的飛行眼鏡，穿起來該多麼神氣呢？拍一張照片寄給遙遠的親人，他們該怎樣高興的傳遞着看呢？有新軟的被褥，從此不睡硬硬的軍毯了；還有最得意的是駕起飛機翱翔在空中，用不着什麼野外演習在地上了……

其中有一個身體微胖的寡言者，他傾聽着閒談，幻想著將來。但是他沒有言詞，沒有笑聲（只有微笑），像木頭一樣保持他一向的沉默，貫徹他多思慮少說話的大乖癖——那就是我！

「傻瓜一枚」珠心理一定這樣想，他居然來探我的心坎了。

「傻瓜」這是我的綽號，現在已很少人叫了。

「淘汰了你怎麼辦呢？」他說。

「淘汰了回去！」超這話，像專為代替我回答似地。

「拋棄了一切可愛的。浪費了許多寶貴的光陰，被淘汰了多不甘心啊！要不然，準高中畢業了業升大學……」

是替我可惜呢？是同情呢？抑是譏諷！

我沉默着。

「我是會淘汰的咧。」亮堅決的自信。好像管不了我的將來。

「老缸恐怕保不住！」啓輕蔑的說。「老缸」是我們同鄉

中歲數較老的人。

我仍沉默着。

我心里纏着被輕視的繩索，我自己有把握不落伍，於是就不斤斤於淘汰不淘汰的事，只要努力去飛，用心去飛，就是了。

數聲鶯囀，驚擾我的思緒。三部卡車停在大門口，列隊登車，我帶着堅決的心，跳上車輛。同學們歡呼高唱，歌聲響徹雲霄。

我仍沉默着。諦聽那雄壯的歌聲。歌聲一路被帶進大街小巷，拖曳到遠處的後塵的尾聲。彷彿倚靠繞在我的耳邊，打進行路人的心坎而呈現的表情，彷彿也在我腦海中重演了。

我凝思過去將來與現在，我何幸能在這革命的黃埔度了八個月軍隊生活的辰光！而擺在我面前的是何等崎嶇的小徑啊！在浩遠的天邊，彷彿有成功的火花向我微笑，迷惑着我。我早下了決心，斷絕了自己的後路，朝前途奔去。我依戀革命的黃埔，也曾眷戀溫暖的家與慈祥的母親的愛撫，但同時也迷戀着前途那成功的火花啊！許多英勇的故事，一下子湧上我的心頭，陳懷民烈士肉彈報國，沈崇誨烈士與敵艦同歸於盡……這些我們都記得爛熟。他們都是肥沃的祖國培養成的燦爛的花朵。

出了城門，一路塵埃飛揚，混雜着車輪聲，唧唧聲與雄壯的歌聲。遠遠的望見機場角落里的飛機，與正在修建的校舍，令人興奮到忘記了一切！啊！那黃翼的飛鷹，那天讓我穿着雲霓，負蒼天呢？

初級飛行開始了，人們忘記了過去的辛勞，忙碌於想駕駛飛機，方向舵與油門的動作。我的飛行生活的興趣與日俱增。每天按照教官指教的駕駛要領（動作柔和，手足一致，顧慮周到）去飛。我的教官是一位有溫和的好脾氣的人，他能找出學生易犯的毛病，用三言二語講評叫他改正過來。比如教官說我精神緊張，常用死勁握住駕駛桿，於是教我用大拇指與食指圈一個空圈，讓駕駛桿在空圈中，使用時以一邊接觸即成，我做到了；又如用油門易粗野，就用手腕依托座架上，以後我用油門就柔和均勻了；蹬舵呢，應用腳掌中央輕輕蹬住，用力部份是腳跟的依托，於是就不會用舵太猛了。很久，我雖做到用舵不猛，然而教官說我舵蹬得太緊了，非改不成！我很嘔氣，再上飛機就把鞋子脫下，放在座位邊，光着腳去蹬舵，這樣感覺就靈敏多了。不久我的手脚也輕鬆了。

被送到組長那里去飛的同學，多半是愁容滿面的，也許是最後一次飛行吧，到隊上接到一張條，或由值星官宣佈：某某明日停飛！這是多麼不好的消息啊！

同鄉亮，啓，超先後被送到組長那里放試，先後停了飛。一天在課目之前，組長叫我的號碼，我的心頭就撲撲的跳。我埋怨教官不多帶我兩次，幹嗎這樣急於把我送去呢？像那那樣聰明透頂的人，也不免淘汰，我是與他同路了，我想。

我覺得教官不理我，真是無限的說不出的痛苦！在跟組長飛以前，教官派一個同學把我叫去，在啓動的弗力提旁邊，他較往日更溫和的對我說：

「去同組長飛，同平日跟教官飛一樣，不要緊張，緊張是庸人自擾！注意你的手脚，不要粗重……記得嗎？」

「記得！」教官這樣關心我，我感激得幾乎落淚。於是責備自己剛才對教官的埋怨與不信仰。

輪到我去飛了。上飛機前，像期待什麼厄運降臨似的，上了飛機，幸好保險傘與保險帶，反而覺得安定多了。一切動作格外小心，飛機從停機線滑出到「T」字布，又小心翼翼地起機，慢慢的推油門，均勻的推駕駛桿，而腳保持飛機偏向，很好，飛機安穩的離地了，組長在前座點點頭，我覺得非常愉快！組長於此時搖搖駕駛桿，我急速撒手，他又來回蹬踏舵，我也急速把腳移開去。這是試驗我手脚重不重呀，有時精神緊張了，明知教官搖桿，而手不由己仍緊捏駕駛桿，那教官對你印象就是「手脚重」！到他撒了手，我又重司駕駛。有些人以為教官一動手脚，就讓給他去操縱，自己就不管了，這種誤會是徒給教官不良印

象，因為教官的動手是試驗或改正，而不是停止我們操縱的。

預知教官的意圖，是學飛成功最重要的門徑。我飛了一個航線，着陸也很好，飛機正在滾行中，組長把油門一動，我知道要繼續起機，便推油門起機；離地後，組長推着駕駛桿，我知道他要拉上昇轉彎（向台兒），到第三邊改正後，我又接着操縱了。不能預知教官意圖，往往與教官搶奪駕駛桿，會引起教官的不滿。

有一次，教官叫我做平直飛行，他用一只手指指給我看上翼與天地線的關係，我以為他要我做大轉彎，於是壓坡轉彎，但他馬上給我改正成平飛；但又指天地線，我又要轉彎，他又改正。如是數次，他發脾氣了，亂打一通駕駛桿。下來後，他責我連平直飛行都不會嗎？我報告他說，以為教官叫我做大轉彎（大轉彎符號是舉一點手指），他說我教你看天地線與上翼的關係，「你誤會了，他自己想引起誤會是他自己的信號，於是他笑了，原諒我了。

我試回來，教官在T字布那里對着組長笑，組長把飛機仍滑到起機地區，連保險傘帶下飛機來，對教官說：他可以放單飛了。我聽到是何等的高興啊！於是下機的動作也故意遲延，等着組長來說：「你去單飛吧！」這句話。

果然，組長教我不要下來，叫我去飛兩個着陸，教官也教我不要慌張，注意調節安定面……等等。

我單飛回來了。本組同學有羨慕的，也有嫉妬的，教官不說我好，也不說我壞，却說道：「有些人是自認聰明透頂的，在地面很活潑的，但到空中不一定活潑；有些人在地面不很活潑的，到空中並不一定笨漢，反而活潑起來了，那是他具有一種飛行的天才。

「你們單飛以後，成功可以說十之七八了，而在單飛

後的進步曲線是比任何時期都快。但你們不可以驕傲自滿，演成失事慘劇，應特別用心去飛；至於未單飛的也不要氣餒，失去自信心。……」

我牢記教官的話，因此從不敢有絲毫懈怠，不放鬆每一分鐘飛行時間，不忽視每一個動作，不有一點含糊，不有一點因循！所以我飛到了現在已有二百五十餘小時，而機種也有十種之多，但着陸後從未打過一個地圖（Ground Loop）從未損壞過一架飛機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這種種飛機的性能，雖不能說換得很熟，但至少牠們的特質是不會忘記的。

我酷愛這些飛機，牠們是我的良伴，我的第二生命。現在當我駕起X-1X式驅逐機在空際翻騰，我會想起那些成功的與成仁的英雄。將來呢，我不希望我做到成功的英雄，也不希望我是失敗的英雄，而我要做正義的英雄！有侵犯我國領空的，我要與他拚！有濫施轟炸我同胞的，我要與他拚！

當我駕起X-1X式驅逐機，向那地面五米見方的布靶突進，精確的瞄準那紅太陽旗式的布靶而開鎗，看見曳光彈閃爍點火花飛向那紅心時，我的愉快，是無可形容的啊。當着陸之後，由科長報成績時，我是百分之百，許多回看着他們的笑容，我心裏是無限的愉快！

以前曾批評我飛不出的阿里，現在也來請求我講打地靶的要領了。我就很謙虛的講述我的方法。

當我駕起X-1X式驅逐機與同學格鬥時，我不忘記敵國某驅逐教官所說「精神修養重於技術的修養」這句話！我就堅忍的支持下去！支持到最後勝利。

成功使我的心情永遠愉快。

雲戀

焰 戈

我愛祖國大地上幽美的山水，一樣的愛祖國天上絢爛的雲。

天宮在雲裏，雲中有仙子，仙子能夠駕雲，漫遊天宮。這些雲的故事，曾迷惘過我童年時候的幼穉的心。

有時，當我抬起頭望着朗朗的晴空，一片白雲輕捷的在天壁上滑走的時候，一種莫名的妄想，便掠過我的心靈，——若是我能生出兩翼，我不是可以隨着這輕捷的雲，飛進天宮嗎？

有時，我獨立在西山高峯，極目遠視，看落日時的雲霞，這絢爛幻變的彩雲，使我曖昧若入異境。

我回憶童年的往事，在那時候，多少風雨日，我對這蓋被天際的繡雲，發生過神秘的嚮往。多少晴朗天，我看到藍色的天穹，點綴着一片片的雲塊，像綠蕙裏飄浮的花瓣，使我發生過空漠的遐思。又多少夜晚，我恍惚置身雲間，做着整夜的幻夢。

總之，雲，委實惹人喜愛，因為她像舞台上的幕景，擺佈了天空這塊偉大的場面。

記得，我還是一個不能離開母體飛行的雛鷹時，我就要探視雲的秘密，捲開雲衣，飛進雲裏。

我用我的手，牽着雲裳，雲緊緊的伴着我飛舞，伴着我翱翔。這時真有說不出的感動與歡欣，我好像獨佔有了雲，我有權利把雲容和雲景盡情的看個清楚。

雲，直像處女似的恬靜而溫柔，不帶一點紅塵俗氣絕妙而美麗。

「當心些，別飛進雲裏去了，雲會迷失你的方向的。」這是多麼懇切的言語，是我剛要離開母體學飛的那天聽到的。

可是我却沒有把這些言語放在心裏，因為我太愛雲了，我一直地飛進沒有縫隙的雲間。看不見地面的山河，只見一片平坦無涯的雲海。太陽放射着溫暖的光芒，照得這雲晶亮亮

的像白皚皚的雪原，我振動着新生的翅膀，緊倚着雲，在這銀色的世界裏，我像滑冰似的飛行。

我依戀着雲，雲依戀着我，我張開我的臂膀，貪戀地撫吻着雲，我的心魂在雲的懷抱裏失去了主宰。我忘記了一切，好像世界上只有雲是可愛的，世界上只有我能享受雲的美麗是最幸福的。

果真，我在這雲海裏，迷失了我一次方向，找不到飛回的路。謝謝可愛的雲，又給了我一次可貴的教訓。

我愛雲，雲愛我，我在這雲海裏度過了一段甘辛的歲月，雲變化了我，我在雲裏生長，我在雲裏長成，我每天沐浴在雲海中，她磨練我新生的羽翼，灌輸我飛行的精力。

雲啊！你有着恬靜寡言的個性，有着一幅潔白的面龐。

你肥胖的身軀，披着白紗般的風扇。

你那一雙浮腫的脚行走着天涯。

你那帶着有髮紋而富有溫柔的
面龐，

白天要撫摸太陽，

晚間又要照顧月亮。

我要說你是一個慈憐辛苦的女人

我要說你是天上飛行的孩子的母親。

× × × × × × × × × ×

這是一個甚麼不幸的年代啊！

戰爭的颶風，

搖撼了千百年雲海的平靜。

野心的敵人，

猖獗瘋狂的驅來一艘艘戰艦。

從此，中國處女似的雲海，

遭到了空前的劫運，

蒙上了腥紅的血痕。

我，祖國雲海搖籃裏長大的孩子

怎能忍受這刀槍炮火的欺凌。

雲海成爲了我的家，

我成爲了雲海的守望人。

而今，

我要英勇的站在雲海的崗位上，

持着槍，監視敵人。

我要在雲海裏，

度着辛苦的歲月，建築起像虹一

樣長的長城。

我依戀着雲，

雲依戀着我。

雲的海，

永遠載着我的身，

永遠載着我的心。

我要讓雲海裏的海水

掀起的狂濤，捲去我的生命。

我要讓雲海裏的海水

湧現起的浪花，寄托我的靈魂。

寫于邛崃

重上領空

儲相若

一夜春雨，林木着上了鮮艷的顏色。

楊柳枝兒披着嫩綠色的新衣迎風

搖擺，園裏的綠樹被逗得臉上泛紅，

老練的玉蘭花站在一旁張口大笑，小

鳥兒在牠們的中間跳來跳去，歌聲越

。太陽嬉皮笑臉的望着牠們，露珠兒

羞答答的悄悄避匿了。原來有幾分冷

涼的神鷹，突然背上添了幾分熱意，

是太陽在向牠輕輕的撫摸，因為牠將

要重上領空了。牠們特地盛裝爲牠道

賀。

牠入院的時候，傷受得很重，牠

是被汽車從一個很遠的地方護送來的

。牠是怎樣受的傷，這里的人像是不

知道的样子，從來沒有聽見人說起過

。不過，細看牠的傷痕，可以確定牠

是一名英勇的戰士，牠的一個傷痕就

是祖國的一點榮譽。牠來這里，機械

同志們都把自己的智慧和熱誠獻給牠

。不久，牠復甦了。人們聽到從牠的

粗大的喉嚨裏發出健壯的笑聲，都情不自禁的走過去，伸出手來摸摸他，表示自己對牠的親切，口裏雖未說話，心裏却在默默的祝賀着：

「戰士，祝你鵬程萬里！別忘記爲你自己復仇，爲祖國奪回更多的榮譽。」

幾個年紀最小的機械士，頑皮的騎在牠的背上，嘴兒嬉笑着，像剛喝過蜜糖，嘴角上堆着甜蜜蜜的笑意望着螺旋槳打旋，馬達撲拉撲拉的叫吼，把修造科的張科員招來了。

他穿着筆挺的馬褲呢制服，臉上露着歡愉的笑容，像參加什麼典禮似地，在喜悅中帶着莊嚴。他走在還隔神鷹兩丈遠的地方就笑着點頭同負責裝配的喻副股長打招呼：

「老喻，都對了嗎？」

「正在試車。」

喻副股長含着笑走回機旁。張科員走攔站着對那正在試車的機子細審了一番，覺得那負傷的神鷹，今天披着綠油油的新衣十分精壯，一點也看不出牠的身上有過繁榮的傷痕。

他擦開袖管看了一下錶，轉向喻副股長：

「一切都弄妥了嗎？」

喻副股長點點頭，兩手一揮，那騎在神鷹背上的幾個年輕的機械士便應着他的手勢下來了。張科員爬進坐艙裏去把油門關了，停止了螺旋槳的旋轉。他歪着頸子同下面站着的喻副股長談了幾句話，把裏面的儀器表查了一遍，又打開油門讓螺旋槳旋轉了一會，然後再把油門關好，自己從上面下來了。

在當天午前十點鐘左右，過路的人看見一羣穿着工裝的機械士，擁着一架嶄新的飛機朝××飛機場的馬路上推，都停下脚步站着呆望。在××機場上也簇擁着一羣人在那兒等待。內中有總站長，有隊長，有站上的機務長，有着好飛行衣等待試飛的飛將軍。一會兒，那架有過光榮的傷痕的神鷹，像一架矯健的鶴鷹樣的傲視在機場的停機線上了，那些在那里站着等待的人，都同簇擁牠的那些機械士樣以興奮的眼光投射着牠。有的在談論着牠過去的經歷，有的在指手畫腳的描繪牠的英勇。等牠吸飽了飲料，螺旋槳開始了旋轉，等待試飛的飛將軍同站的那些人點頭招呼了一下，便爬進坐艙裏去調整了儀器表，檢查了上面的開關，搖了搖駕駛桿，伸頭朝

下面望了望，表示螺旋槳轉的轉數已足，溫度已夠，便兩手向上一揚，機械士應着手勢拉開了前面的輪擋。這架重上領空的神鷹便很快的由停機線滑入跑道，歡騰地躍上了廣闊的領空。

正在工廠緊張工作的機械士們，聽見這耳熟的鷹聲，忙把手上的工作歇下，擁在工作室的門口，蹣跚撫肩的遙望着那隻經他們醫治復元的神鷹在他們的頭頂自如的翱翔。

他們雖仍站在地面，但他們這時的感覺彷彿自己就像那隻神鷹樣的優遊在空中了。

三月廿六日

徵求

徵求本刊第一——第十三期，零冊全套均所歡迎，有意者請自定價格逕函本社編輯部洽商。

有碍飛行的幾種疾患

高乘風

現代的戰爭，為立體戰爭，無論那國，均以優勢空軍為決勝的必備條件。欲成為進步的現代國家，非有強大的空軍保衛領空不可。我國抗戰以來，我少壯的空軍，已造成不少轟轟烈烈的戰績，使全世界為之震驚。現在大戰的火焰已漫延遠東！我國所處的地位，愈為重要，為民族生存，與整個世界人類正義和平，同友邦共禦侵略的今日，我空軍所負使命，更為重大，欲完成這偉大的使命，非從選擇良好飛行員着手不可，故對未來戰鬥員的選擇，體格非常重要。因為健康的體格，始可養成英勇之精神，與優良技術，如是，方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百戰百勝之果。

年來檢査投考空軍學生的體格，優良者為數固多，但有缺點而被淘汰者，亦復不少。筆者茲就體格上常發現的缺點，其原因預防與矯正，概述如後，以供有志投考空軍諸君參考。

一、體重不夠

國人飲食，素不重營養，以致營養不良，體重恆與身長不成比例，經多次統計所得，有此缺點被淘汰的，佔百分之三十九。為數甚大，若不加以糾正，不僅投考空軍成為問題，即身體健康，亦受莫大影響。其預防與矯正，不外增加飲食營養。凡食物中成份，有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無機鹽類及維生素等，必配合適當以供給人體的需要為原則。普通成人，蛋白質每日約需一百公分左右，脂肪每日約需四十公分左右，碳水化合物每日約需五百六十公分左右，

無機鹽類：鈣約需〇.二八八公分，鐵約需〇.一五公分，銅約需〇.〇二公分，碘約需〇.〇〇一五公分。維生素以充足為佳，其需要之數量至今尚不明瞭。請參閱封底附表一，可稍知梗概。

在食物的質量方面，亦務求優良，此外注意衛生，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及充足的水份等，均為營養的要件，故欲體重增加，必須含有充分營養的飲食，及注意衛生習慣不可。至於身長體重之比例可參閱附表二。

二、沙眼

我國人患沙眼的很普遍，此種疾患，極有損目力，且易傳染，一經染患，頑固不易治療，既或治癒，費事費時，有此種缺點者，約佔百分之五十以上。輕度者僅於晚間，及疲乏時感覺眼部不適，甚至有磨乾之感，無大妨礙，不使人注意，往往容易忽略。重者則視力發生障礙，結膜發炎，不適尤甚。其原因多為不講求公共衛生，多人合用手巾傳染而來，或風沙煙氣之刺激，均為其素因。筆者統計在西北方面較之內地患者為多，其預防與矯正方法，為講求個人衛生，不與他人合用手巾，避免風沙煙氣的刺激，患輕沙眼者每日點藥沖洗，普通用百分之一〇.五的硫酸銻。重者用硫酸銅晶體擦之（此法必請醫生擦之）或手術治療。總之必須時間長久漸漸可以治療痊癒，如無恆心短時治療，實難奏效，患沙眼諸君，如經檢查發現時，即希立刻矯治為妙。

刻矯治為妙。

二、視力不良

普通健康的視力，可視萬國視力表 6/6，如不能達到此種視力，則為視力不良。有此種缺點被淘汰者約佔百分之十左右。其原因為青年人，平素不知愛護目力所致。如在暗光及強光下，久閱書籍，或臥床閱覽小說，均有損目力，其他如眼疾亦為減弱視力之原因，其預防與矯正，為不在暗光強光下久閱小字書籍，在極強光線下，配戴雜眼鏡，加以保護，此外預防眼疾之傳染，不使污物入眼內，注意衛生，食用含維生素較多之食物等，則視力自可保持良好，更可免遭淘汰之苦。

四、脈搏過速

普通成人的脈搏，在靜坐時每分鐘約為七十跳左右，在站立及運動後，其脈搏次數增加，亦有相當比例，恢復正常脈跳亦速，如靜坐每分鐘超過八十次以上之脈跳，則為脈搏過速。有此種缺點者，經統計所得，約佔百分之十強，其原因不外心臟機能衰弱，及神經過敏。其心臟機能衰弱者，因心臟過度功能消耗所致，血液循環，不足供給體內各部之需要，故必增加心跳次數，以增加血液循環，滿足身體之各部之供應，始有脈搏過速之現象。有此種現象的人，在站立及運動後脈跳更增，恢復靜坐時之脈跳亦特別延長，普通的超過兩分鐘以上，此均為心臟不健全之表現。此外神經過敏的人，平時與健康人無異，如遇刺激或緊張狀態，則特別加速，不能保持正常狀態，此種現象，往往在體格檢查時發現，雖經幾次試驗，及盡量使之安靜，不能得到圓滿之結果，但在檢查後又可恢復正常。

考各生，常為此而苦悶。其預防及矯正方法，其患心臟機能衰弱者，應避免激烈運動，及長途跑步運動，使心臟機能不過於耗費，則漸漸可以恢復。患神經過敏者，避免一切刺激，長過平淡生活，不過喜不過悲，靜心修善，不可遇事急躁，使生活環境優美，及注意攝生等，則脈搏過速之弊，漸漸可以恢復正常。

五、意識運動緊張

即在有意識時肌肉運動不隨一己之緊張，特別在四肢運動易於發現，故普通試驗手臂肌肉之鬆弛與緊張，能否隨意即知。有此種缺點的人，約佔百分之十一強，對於學習飛行影響甚大。意識緊張的人，在學習飛行時，動作粗魯，不易學成優良之飛行技術，尤以在空中工作時，更為緊張。既或勉強學成，亦不能發揮空軍最大的威力，往往在學習時被技術淘汰，屢見不鮮。其緊張之原因不外神經傳導遲鈍，及意識與運動失去聯繫，不論受傷或疾病，或本素缺乏訓練所致。故意識運動緊張往往可以訓練矯正之，如少作機械運動，及使肌肉緊過久之運動，多作柔體操，訓練靈活之頭腦，敏捷之動作，均有助於矯正，但此種方法在未發育完成之青年頗為有效，如年齡超過二十五歲以上，則效果甚微。深希有此缺點諸君，即早矯治。

以上五項缺點均就在航空體檢時發現者概括加以解說，其他尚有少數缺點，有機會再向諸君討論，希有志投效空軍諸君用為參考，與試行矯治或可稍為補救一二，在我國空軍興建之今日，正需要有志青年奮勇投効，前途遠大，諸君勉之！

中國民航事業之過去與現在

楚風

中國航空史講話之八

中國的民航事業開始在北政府時代，發揚在國民政府策源地的廣州時代，統一在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後。

民國七年北政府交通部設立籌辦航空事宜處，主持民運航空事宜，劃定航線航區，頒布民航條例，雖因政治關係，航空事宜不久即告結束，但無論如何，這總算是中國注意民航的開始。民國十年北政府航空署復組設京滬航空線管理局籌備處，於年十月開始北京到濟南一段的客郵飛航。此外還開辦北京與北戴河間的夏季航線，除搭載旅客以外，并運送郵件。

民國十五年廣州一般航空同志在國民政府航空處領導之下，組織航空同志會，目的在提倡民航事業，後來隨着革命勢力的進展，分會變遍布全國。這個同志會雖然在實際上沒有開辦過航線，但組織的推動，計劃的研

究，宣傳的熱烈，引起全國人民對於民航事業有深切的認識與興奮的情緒，所以認這時期為中國民航的發揚時期，想不致有人否認的吧。

到了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後，對於民用航空的推行，甚為積極，十八年確定郵運航空事業，統歸交通部主管，並成立海峽航空郵務管理處，以期促成上海成都間的飛行，十九年七月并將中國航空公司劃歸交通部管理，以期統一事權，增加效率。

中國的民航公司有兩個，一是中國航空公司，一是歐亞航空公司。

中國航空公司是與美國航空發展公司合資創辦的，成立於民國十八年五月。當初訂的合約，因為沒有顧及實際營業的收入，公司吃虧很大，曾引起全國郵務工會及各界的極力反對，於是政府與美商協商修改合同，十九年六月雙方同意修改，成立新合同，並劃歸交通部管轄。新合同的要旨

，完全以平等互惠為原則，並含有遵照總理遺教利用外資以提倡國營事業的計劃。公司股本由中美兩國共籌國幣一千萬元，我方占百分之五十五，美方占百分之四十五，公司內一切人事與財務，均以此為分配的根據，除技術人員由美國人担任外，其餘業務行政人員，均由我國派任，公司的營業項目，計分(甲)計劃發展全國商務郵務航空事業(乙)投資經營全國商務客貨及郵務航空運輸(丙)辦理經營其他關於商務郵務航空事業三種，而在開辦之初，則以經營郵務航空為主，公司所用的飛機，一種是(洛雷)式雙翼水陸兩用機，一種是(史汀生)式單翼陸用機，但這兩種飛機速度稍差，載重有限，故不無影響於運輸，後來陸續添購「塞可斯」式及「達格拉斯」式兩種飛機，航運效率，大為增加，「七七」抗戰軍興，公司在極度艱

(下文移往第一一〇頁)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

歌天

第九封 上昇轉彎與下

滑轉彎

朋友：

又見了，前一封信談過了小轉彎，我想你也許急着看下邊的課目，好吧，現在我們書歸正傳。

上昇轉彎 (Climbing Turn) 也叫住攀昇轉彎。上昇，我們從前談過了，轉彎，我們也談過了，現在是談上昇與轉彎兩課目配合在一個動作里。

上昇轉彎的做法：當你駕駛的飛機在上昇爬高的時候——你當然還記得飛機爬高時，發動機有一定的速度，機頭有一定的仰角囉，就是在這個情況中，再做一種變換方向的動作——轉彎。你蹬舵，壓駕駛杆，完全還是轉彎的做法，這樣就叫住上昇轉彎。

但是，做這一課目，要說明有幾點應該注意的地方：

第一、飛機上昇不是需要一種力量嗎，轉彎不是也需要加上點油門嗎

，那麼現在既上昇又轉彎，飛機的力量，當然是更應該注意的了。

第二、機頭不可過高，坡度不可太大。這仍然是一個道理，機頭過高，坡度太大，你有「失速」的危險。

上昇轉彎的目的，是使飛機既能爬高，又可變換方向，假如，你的機頭高了，坡度大了，縱然沒有到了「失速」的境地，而飛機也沒有昇高，甚至還有掉高度的可能。

第三、飛機落地在二百英尺以下的高度時——總之是離地面不很高的時候，不能轉彎。這道理在前面都說過了。否則，是十二分的危險，在過去有很多不幸的實例。

下滑轉彎 (Downsloping Circle) 也叫滑翔轉彎。下滑轉彎，即是飛機在下滑的情況中作轉彎的動作。

下滑轉彎的做法，記得從前信上所讀的下滑的動作吧。飛機在平飛中，關了油門，機頭自然就低下了，但是，需要拉住駕駛杆，使機頭在一定的俯衝角度上滑翔。下滑轉彎呢，就是在這飛機下滑中作轉彎的動作：蹬

舵，壓駕駛杆，在蹬舵壓駕駛杆的時候，同時需要把駕駛杆帶住一點，因為下滑轉彎中，機頭更容易下沉，至於下滑中轉左彎，當然是蹬左舵，駕駛杆往左壓，這是你已經曉得的動作了。

作這個課目應注意的要點（任何一個課目，都有它應注意的地方），現在簡略的寫在下面：

第一、在二百英尺以下的高度，不許再作下滑轉彎，尤其初學飛行的，更當注意，道理，從略。

第二、要看當時的風力，如風較大一點，機頭當略較平常下滑的俯衝角低一點。原因，怕「失速」，若在風平浪靜的時候，俯衝角可作正常的角度。

第三、下滑轉彎，最忌內側與外側。下滑轉彎多用在飛機降落時，如轉彎有側滑的現象，改正後又沒有改到真正正直的飄滑，一落地，必定要就地打轉 (Ground Loop) 所以，下轉彎中，一定要做到手脚一致，也就是杆舵同時運用，而且要運用得相當的適宜。

第四、下滑轉彎時，要使速度不

竹見橋日記

十月四日 星期四

大不小，速度大了，那時飛機已經在俯衝了，若是過小呢，有「失速」的危險。這里我要囑咐你一句，假如，你在做下滑轉彎，忽然感覺到飛機有點顛抖的現象時，這就是「失速」的先兆，你要馬上推一點駕駛杆，使飛機增加一點力量，否則，是非常危險的。

以上所說，都是按照教練機而談的，假使換飛機的種類，當然是另

有規定，不過，各種課目的動作，仍然是一樣的，就此停下。
春天到了，正是一個人應該奮發的時候，祝你努力！

貝嬰

摘記

十月五日 星期五

往日舊友，今天負着考察航空的使命遠涉重洋，我在畫報上看到他的照片。自己，綠色軍服，沉重老皮鞋還是初級學生，沒有「單飛」，說來該慚愧！要有遠大目光，曠達胸懷，不斷的訓練自己。人生的旅程頗長，離終點還遠呢。

好不容易有淡淡的太陽，雲却惡意的遮障了它的溫暖。我們站在教練機的榜邊，受螺旋槳擾動的寒風吹拂。想教官也許病了，不會來。是的，教官沒有來，由一位年紀很青的X教官代替。

命我來一個。
前後飛五六次落地，四十分鐘才回來。有時，教官在點頭，有時給我改正注意力所不及的地方。我也忘記了顧忌，遂心所欲的駕駛。教官的講評是：

午後聽說飛行，我們都有躍躍欲試的情緒。風颯得很猛，雲層很高，宇宙間顯得雨後清淨無塵，這是理想的飛行氣象吧？

該我先飛，我坐在座艙里。六天沒有飛了，這位教官要求的是什麼呢？以一千尺的高度飛過江灘，江流攆着浪花東去，我沒有這些閑情逸致去欣賞那些。飛機準備着陸，教官以幾乎九十度的傾側減低高度，而高度僅有一百尺了，我幻想失速墜地的結果，我寒心……

「起機時不要拉得太早，速度不夠，會跳動。落陸應拉得早一些。我的手雖沒有擱在外面，但絲毫沒有參與你的操縱，盡可胆大心細的做去。起機尚可，落地少把握……」

許多黃色的教練機飛上天空去。青色的天空，銀白的雲，點綴着點點金翼，我似乎體會到飛機上同學的愉快。我們的教官因公請假，本組整隊歸來了。

可是教官有他的辦法。
離地面很近，他緩和地改平飛機，開一節油門，落地了。回過頭來

本組只飛四個。因為氣流太惡劣。這星期，大概是最後一次飛行。
我飛行的時間有七小時另五分點。
午後，組長講話說，淘汰，必須經過他的考試……又勸勉我們，做個十九世紀的騎士，凌空御風，和敵搏鬥，創造偉大的戰蹟！

又有空閒的時間，補記兩天日記，寄書給母親。讀日本開國史，並作

各種食物之性質表

食物種類	發熱量	蛋白質	無磷鹽	維 生 素				度 數
				甲 類	乙 類	丙 類	丁 類	
穀 類	上	中	上	下	中	無	無	甚少
豆 類	上	中	中	中	中	無	無	甚少
油類(植物油)	上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糖及澱粉	上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肉類：肉	上	上	下	下	中	無	無	中
臟腑	中	上	中	中	中	多寡無定	下	中
卵 類	中	上	上	中	中	多寡無定	多寡無定	中
乳 類	中	上	上	中	中	多寡無定	多寡無定	中
蔬 菜 類	中	上少	上	中	中	中	無	中

中國健康男人之身高體重比例表

身 長 公 分	年 齡							總平均 公 斤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152.5	46.5	47.5	48.5	50.0	51.0	52.0	52.5	49.7
155.0	47.5	49.0	50.0	51.0	52.0	53.0	53.5	50.9
157.5	48.5	50.5	51.5	52.5	53.0	54.5	54.5	52.1
160.0	50.5	51.5	52.5	53.5	54.5	56.0	56.0	53.4
162.5	51.5	52.5	54.0	55.0	56.5	57.5	58.0	55.0
165.0	53.0	54.5	55.5	57.0	58.0	59.5	60.0	56.8
167.5	54.5	56.5	57.5	58.5	60.0	61.5	62.0	58.6
170.0	56.0	58.0	59.0	60.5	62.0	63.5	64.0	60.4
172.5	58.0	60.0	61.0	62.0	64.0	65.5	66.0	62.4
175.0	60.0	62.0	62.5	64.5	66.0	67.5	68.5	64.4
178.0	62.0	63.5	65.5	67.0	68.0	70.0	71.0	66.7
180.5	64.0	66.0	68.0	70.0	71.0	72.5	73.5	70.9
183.0	66.5	68.0	70.5	72.5	73.5	75.0	76.5	71.7

